

區

查

換

以空

大江流日夜

香港真知書店
一九四八年九月

序

編者

這裏發表的三封信，是一個到解放區不久的青年所寄出來的，但是蒐集成現在的樣子，却要不少的週折。

開頭，輾轉傳到我手裏的只有本書中的第三封信，破爛不堪像一堆廢紙一樣，據送給我的書來說，這封信寄到他們學校裏的時候，大家爭相傳閱，結果質地不好的信紙，就更加不成樣子了。他更補蓋，說，許多同學讀了這封信後，都或多或少拋棄了自己的「包袱」，消除了對解放區學校的隔，因此，他說明了來意：希望能把它印出來。

夜裏，當我關在斗室中披信看下去時，我真地發覺裏面像有一股意想不到的力量向我逼迫着，使我貪婪地想把每一個字都吞下去，我的腦海中浮起了一幅動人的學習和生活的場面，代替了香港的嘈雜的市容。之後，爲了想獲得更多一點的資料，我託那位青年代搜集其他的信件，本書中的第一、二封信，就是以後陸續收到的。

這幾封信的寫作者，據說是一個青年軍，熱情直率的性格，使他成爲一個「活動份子」；正義感和愛國心又使他不滿現實，不滿一般青年軍的錯誤行爲。但是，正因爲如此，他遭受了「同志」的陷害；雖然僥倖逃出了「軍法」的裁判，但却不能不走向他有點恐懼的解放區。這從他的第一封信，可以充分地看出來。——他原來就是那樣猶疑動搖的一個人。

踏入解放區，他開始「轉變腦筋」了。他再不像從前那樣對於自己看不慣的事情就覺得「討厭」加以「討」，而是感到「新穎」並願意加以「思考」。對於他從前認爲是「命根子」一樣的西服，則感到是「了」。但是，使他澈底變成一個新的人，却還是進入華大以後的事。華大，這面「鏡子」，或

者說是「透視器」，使他「每時每刻自己的思想都在轉變，每時每刻都有新的感覺，新的認識」。他從對於蔣朝懷着一種幻想轉而拋棄這種幻想，並且產生了「挖×根」的堅決意志。正像他自己所說：「這短期的收穫，的確使一個不親身經過的人難以相信」，但是，這確是一個活生生的事實。這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新生的道路——從一個階級轉向另一個階級的鬥爭。

從這不算短的三封信中，我們更可以看到解放區的青年對於「自由」「戀愛」……是怎樣地了解。同時，也可以知道他們清苦的生活情形，和不會屈服在困難的物質條件之下的精神；「爲人民解放鬥爭到底」，這在解放區的每一個角落裏，都已不只是一個號召，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行動了。

當然，這幾封信在某些方面還不免表現出嫩弱和粗糙，譬如在「農業社會主義」等問題中，都還有令人不能滿足的地方。同時，由於時間的關係，使信中的一些問題與目前的情形也有些表面上的出入，像「『和平』陰謀問題」，當作者寫信的時候，「和平革新」的叫囂還是相當的高漲，而現在，除了報紙上偶而有些小小的點綴外，差不多是偃旗息鼓無影無聲了。但是，這個不得已的「沉寂」，只是反動派被解放軍秋季攻勢的威力所窒息的結果。「跟着北方和中原不斷的軍事慘敗，毫無疑問地，今後蔣朝還要發動各種式樣的和平陰謀」（任晦之）。所以，華大學生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還是相當正確的。不過，爲了更明白「和平革新」的來龍去脈，編者特附添了幾篇有關的文件，供作讀者的參攷。

附件中還有一篇華大抗諷七五慘案的通電，這是夾在第三封信中寄出來的，作者的本意顯然是想讓解放區以外的人們知道他們對於這次慘案的態度，所以，雖然「七五」離現在已經兩個多月了，編者還是把它附在這裏。

最後應該聲明的是：本書和每篇的名字都是編者擅自加上去的，事先未能徵得作者的同意，謹在這裏向作者致歉意。

大江流日夜

目次

序

一、「志願俘虜」

二、別有天地

三、華北大學

(一) 華大之前身

(二) 華大之組織機構及幹部分配

(三) 華大之重心——政治班

(四) 華大之生活

(五) 華大之學習

(六) 建團

(七) 黨公開

(八) 「思想自由」問題

(九) 「和平」陰謀問題

附件：

(一) 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

(二) 血腥的牯嶺

(三) 牯嶺壓下了「革新」

(四) 華北大學抗議「七五」大慘案通電

大江流日夜

一、「志願俘虜」

×妹：

你很難想到我們會這樣快地離開國軍區，可是，現在我們已經平安地到了另一個社會裏。原來的計劃是到了P城，找找跑生意的×老漢，問問路上的情形，設法與他一同過來；可是事情是意外的巧遇：在中途有人「迎駕」，我們就成爲「志願俘虜」了。

三天來，令尊把你關在家裏，怕你同我一塊「走」，是我的不幸連累了你；現在，你該恢復自由了。見不到我，你會感到傷心，我行前的苦惱與途中的情形，一定爲你所關注，這緊張的一天，對於平凡的我，也確是一個不平凡的日子。現在讓我將二十四小時內所發生的事情告訴你吧：

昨天夜裏，真是心緒萬端，「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誰能毅然不回頭地離開他所留戀的地方——爲了踏入這個園地，曾付出兩年的心血並寄托着一個美麗的憧憬？現在這個美麗的遠景，已墜入五里霧中，舊日溫夢，只剩下支離破碎的游絲蛛網，繚繞在脆弱的腦際，惹起一些痛苦的回憶：

大敵當前，抗日的動機有什麼不好？如今，「青年從」成了衆口唾棄的渾號，是誰帶給它這種不可容忍的侮辱？——黨，像蒼蠅一樣，落到那裏就沾污那裏。……那些混蛋們，想讓我們這羣熱血青年作嘍囉，想收買我們的靈魂，把人格看得比金錢寶貴的，就被他們當作「叛徒」，這是什麼邏輯？……老王這個人面獸心忘恩負義沒骨頭的東西，當他病在西南的旅途中，我是怎樣服貼地照顧他？現在領了幾箇臭

錢，就轉過頭來構害我。……小劉對我的啓發不小，平常不以爲然的話，現在想起來確有道理；說我貪玩、不讀書、……我都承認，不過，罵我「公子」、「少爺」，還是不大服氣；有錢爲什麼要裝窮酸呢？牛奶可以不吃，餛飩爲何一定要改成絲糕呢？……可是，馬上進入一個聽說只食雜糧的環境裏，我將怎樣忍受呢？……封鎖線，多麼可怕啊！萬一……，豈不……。爲了抑制煩悶的情緒，我會禁止自己去想你，可是，我又想到了你，你不看我，已有兩天多了，聽說你被關在家裏，小周找你兩次，都沒有見到；其實，這是老頭子多餘的顧慮。你身體那樣弱，這邊生活又很苦，即使你有意同行，我也會勸你留下的；記得當××閣戴上白冠，樹枝兒披上素衣，我們携着像機，攝照那北方的雪景時，當我倆穿着紅毛衣相惜飛馳在××公園的冰場上，在××湖岸垂柳嬈娜下的長櫓上，凝視着水中跳動的塔影時，……我們都會公認××的生活是人生中最愉快的、最幸福的；爲了表示對這種生活的依戀，彼此不是還打算着「五年計劃」嗎？現在，這意外的遭遇，使我的美滿的計劃破滅了，我不得不飲恨含冤地結束這段愉快的生活，走上一條末卜吉凶的陌生的道路。這是我一個人的不幸，怎忍心讓你也丟開這可依戀的環境，而隨我一同飄流呢？

睡夢中，我倆正酒着熱淚不忍分別時，西隣的雄鷄喚醒了我，曦微的晨光透過窗簾，使室內的衣物箱籠現出一副模糊的輪廓，桌上放着一個小皮箱、一個中號提包，是經過三次「淘汰」剩下的最心愛的東西，小劉會要我再丟掉一些，我說這是幾年來生活上的慰藉，不肯再加淘汰；牆角放着一個柳條箱，裝着淘汰了的行李，依然有些難捨之情；壁上掛着小周他母親的像片，慈祥地望着我，好像在安慰我這顆無所皈依的心靈。……我的目光又注視到桌上的皮箱和提包，幾小時後，牠們將隨我開始另一次的長途跋涉，這次的道途將較以前更爲坎坷；這一次不是主動的出征，而是被動的「充軍」；啊！「充軍」、「流放」、「出走」……到底爲了什麼？就因爲我不願作他們忠良的走狗！

廚房內有鐵鉗的響聲，小周他媽在給我預備早點，街上賣吃的小販，破啞的嗓子由遠而近地喊着，像是對於殘酷的人生、發出沉痛的控訴；樹上的小鳥亂吵亂鬧，益發增加心頭的煩悶，我揮手驅走了牠們，頓時感到心神上的滿足，可是，這與那些在戰場上吃敗仗而只會向赤手空拳的學生逞威洩憤的傢伙們，不是一樣的可憐嗎？

小周從外面回來，捧着幾盒燻餅果子，慈善的老媽媽從廚房裏端出兩碗雞蛋湯，湯裏放着白糖，可是與我心裏的滋味太不相稱，喝了幾口就推開了；老媽媽三番兩次地勸慰，又使我想到千里外的慈母，兩年前離家時，她會落了眼淚，現在若知道自已的愛兒行將踏上一條渺茫崎嶇的道路，不知又將洒出多少淚水呢？

這是開往××的早車，我和小周到了車站，小劉已經在那裏等候，他穿着一套美軍制服，戴着一頂船形軍帽，配合着他那魁梧的身材，儼然一個校級軍官了，在這個「丘八至上」的社會裏，他這副裝扮就可以很吃香地到處碰撞無往不順，我的焦慮與不安，當看到他那鎮定的姿態時，也就烟消雲散了，的確，在他泰然自若的面前，我的偏促不安，是顯得多麼的怯弱無能啊！

車開了，小周下了車，站在月台上向我們揮手，車箱顛簸着，我伸首窗外看着逐漸模糊的小周的身影，消失在蠕動的人羣裏；郊區的房屋，一排排地飛向後面，風漸漸大起來，烟囪中的黑沙，飄入車箱，似乎對我說：放下窗子吧，不要再留戀啦。小劉聚精會神地讀着一本雜誌，似乎這古老的都市、靜穆的景色、熟悉的街衢……都不曾對他留下什麼值得依戀的痕跡，對於新的環境，艱苦的生活，通過封鎖線的危險……他似乎也沒有絲毫的顧慮，這大概就是常常說我缺少的「勇氣」吧。

想到了你，就恍有所失，急忙從口袋內摸出一封信，這是昨夜寫的，要由小周轉給你，可是，上車前腦子太混亂，竟把牠遺忘了。這時我又展開了牠，幾行潦草的字，再次地跳動在眼前：

×妹：

我遭到不幸，你也失去了自由，雖然我留戀這個地方，但已不能再呆下去，雖然我渴望着見你一面，但我的滯留又只能拖長你被「囚」的時間。現在我走了，祝你早日恢復自由，像以前生活得一樣快活。

南心人。燈下。

顛簸的車箱對於小劉像一座搖籃，不知何時，他已朦朧入睡了，我的思想却一直在混亂中，一會兒盤繞在古都的晴空，一會兒幻想着莫測的前程，雖然眼皮有些沉重，可是總不能平靜地入睡。道旁的碉堡，一個個閃過窗子，上面站着的武裝士兵，似乎由於營養不良，都是疲憊無力的樣子；也許是被迫上陣、恐懼不安；實在說，他們的生命，不是比我這個「落難人」更沒有保障嗎？

下了車，心情頓覺緊張，舊日的房舍，只剩下殘垣斷壁、廢墟一堆，票房設在一間破屋中，顯然是像都市的地攤，應時擺幾個鐘頭而已。站口豎立着一座炮樓，看起來相當堅固，兩個面黃肌瘦的士兵，在上面瞭望，曲折的戰壕旁邊，幾個赤胸袒背的丘八在捉虱子，壕溝外邊，旅客們排成長蛇隊形，聽候檢查；小劉從另外一個專為軍人通行的崗口穿過，不但未受檢查，還領受了兩個「敬禮」，我則等了四五分鐘，才「驗證放行」。

鬆了一口氣，跳上小劉僱好的大車，開始在黃土道上顛簸前進。從這裏到P城，要經過一段「危險區」，不料，在離P城二十里的地方，我們竟被帶到安全地帶了。

當大車行至×鎮，太陽已經偏西，車夫即提議住下：

「先生，天晚嘍，趕不到P城，日頭就丟進去嘍……」

「沒關係，還早的很」，小劉打斷了他的話。

「不行，先生，前邊要出事兒，不能走囉……。」

車夫便是不走囉，小劉堅持要趕路，我平時好與人爭，現在却沒有主見了。五分鐘後，我與小劉就開始了「急行軍」，向着荒涼的曠夜前進。

看不見其他的行人，大地像墳場一樣淒涼，空中偶而有隻老鴉，俯瞰着荒蕪的地面，毫無留戀地飛去了。路旁一輛燒燬了的汽車，益發增加心中的不安。

「只剩十多里囉，加油！」小劉在我前面一丈多遠，一手提着我的皮箱，一手挽着他的提兜，沉重的美軍皮鞋，也拖不住他緊張的脚步。

在前邊大路的轉彎處，忽然閃出一個人，直向我們奔來；小劉停了一下，又繼續前進。

「快回吧，前邊……八路的卡子。」一個四十歲上下的商人，背着一個包袱，離我們十米遠處，氣喘吁吁地喊起來。

「沒有事兒」，小劉毫不猶豫地回答，他那堅定的態度，再度排除了我的不安。吉兇禍福，聽命老天，一種宿命的觀念，增加了我的勇氣。

西天一片烏雲向北浮動，遮蔽了微弱的陽光，轉過了彎，路上依然的死寂，一座殘破的碉堡，陰森森地隱着兩隻眼睛；二里外的道旁有個小村落，隱藏着莫測的危機。我避開這些淒涼悲慘的景象，眼睛只看着脚下，緊張地前進。

「××，救星來了，快呀！」小劉興奮地喊着，似乎一切將要發生的事情，都在他的預料之中。村中奔出了四五個持槍的百姓——民兵，二十多米遠處即行臥倒，喝令我們舉起手來走下公路，他們也托着槍，走近我們。

「我們是××的學生，正要到解放區，同志，快帶我們走吧。」小劉很沉氣地告訴他們，可是他們看着小劉的全副美裝，還是不肯相信，把我們混身搜了一遍，沒有找到他們所就心的武器，却看到使他們安心的學生證。

接近地平線的太陽，放射出金色的光芒，一個圍着頭巾的民兵在前面領路，另外四個跟在我們後邊，最後的一個用槍桿挑着我們的行李，一同到了××莊。

「是敵人嗎？」站在村口的民兵問道。

「不，是革命同志。」

「革命同志，」聽到這四個字，內心的感覺十分複雜：驕傲呢？興奮呢？驚訝呢？慚愧呢？……總之都有點吧。

又走了十多里，來到××，這裏是區公所所在地，已經相當安全了。我們被安置在一間民房裏，一個大炕就佔去了半間；窗上一盞油膩的鐵燈，顫動着微弱的黃光，牆角放着一輛紡花車，似乎好久沒有用過，壁上掛着一頂破帽，周圍牽滿了蛛網，炕上鋪着兩條棉被，已不再顧及那上面的油垢，就躺上去了。

「同志們，吃飯吧。」圍着頭巾的民兵，將一張半尺高的小桌，放在炕的中央。

「謝謝，我們不餓……」我急忙回答，其實還不是自己騙自己，肚裏早已演着「反飢餓大遊行」了。

「不要客氣，到這裏就算到家囉；同志們，您們今天辛苦了……」一位口才很流利的青年，左手端着

一整饅頭，半碗鹹菜，右手提着一壺開水，連說帶笑地放在桌上。

「這是區公所老馬同志。」民兵給我們介紹。

「對不住，鄉下的膳食很簡單，現在天也晚了，不好買東西……。」姓馬的態度更加謙恭。

飯後，老馬又同我們談了半個鐘頭，用最和氣的態度探詢了我們的動機、預定計劃、志願、目的地……

……及同學們受迫害的情形。他出去以後，我對小劉說：

「這傢伙穿的破破盪盪，講起來却頭頭是道。」

「他以『閒談』代替了『盤問』，這正是他們厲害的地方。」

他們慇懃的招待與率直的言談，感動了我，出發前的疑慮，已減去泰半，當民兵送椰子來的時候——我們就無顧忌地攀談起來：

「您貴姓？」

「姓李，名字不好聽，叫李圪堵，哈哈……」

「同我們一起吃飯的是——」

「老馬，是我們區委。」

「這裏很安全嗎？」小劉放下手裏的杯子。

「兩月前敵人（指國軍）來過一次，現在不敢來囉，每天前半晌，他們坐着汽車出來撒崗，可是不敢離開公路三里地，到後半晌，又夾着尾巴溜回去了。」

他興奮地敘述着勝利的戰鬥，他們十六個人會截過兩輛汽車，是新×軍的一排人護送一個團長上P城去的，他們一開槍，頭一輛汽車就不能走了，車上機槍四下盲射，十幾個士兵保護着團長逃走了，五個被打死了，八個被俘虜了，其中有個司機，他們就坐着汽車凱旋而歸。另一輛燒燬在公路上。

「你們『卡』住我們，很不合算，沒有得到什麼，還要受這多麻煩……」談的很投契，小劉竟與他開起玩笑來了。

「沒有什麼，都是幹革命的……蔣管區來的，我們都歡迎……解放區需要各樣人才……。」

「革命同志」、「革命」、「敵人」、「蔣管區」、「解放區」……這與昨天聽到的「奸匪」、「叛亂」、「國軍」、「政府區」、「匪區」……不是同一個對象嗎？可是從不同的立場可以得出一套不同的用語，它們兩兩之間，原是可以劃等號的。

夜已深，燈油將罄，明天還要趕路，以後再談吧。

× ×

三月十三日

補 白

這一年來國內的情形變化相當大。軍事上的變化和經濟上的變化是大家看得覺得出的，大家看不到覺不出的是一般人（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情緒上的變化。去年五月六日，南北各地各沉淪在排山倒海的學潮之中，那時參政會正在南京開會，一部份參政員作最後的一次努力，希望促成國共之間的和談。一般社會，包括學生在內，亦都衷心希望和談恢復。希望和平不僅僅是爲了任何個人的利害，大家都是爲國家着想。其後參政會開會的情形一天比一天使人悲觀，極端份子，在會場中佔着壓倒的優勢。那時我們就接到北平方面的來信，說這是大家（包括教授和學生）對和平最後一次的呼籲，這個階段一過，學生的情緒可能就要轉入另外一個更積極的階段了。去年七月作者在北平就了三個多星期，聽說許多學生都「走」了！其中甚至有快要在大學畢業的學生，也丟開一切，頭也不回一回地走了！他們覺得在「這一個」區域裏就下去已經沒有意義，他們已不願再將精力和時間浪費在那種毫無實際效果的呼喊上，他們決定去做更實際的工作，做一點更有效的。當一些朋友談到這些情形時，一方面在心底裏佩服這些青年有勇氣，有決心，一方面都嘆息當前的環境竟把青年逼成這個樣子。有一位先生戀戀地說：「走的都是最優秀的，走的都是最優秀的！」

——儻安平：第二個聞一多事件萬萬製造不得

二、別有天地

小周：我們已經到校三天了。

這裏熟人不少，但都是只認識面孔而叫不出名字的，他（她）們有的是飛到濟南，藉口返校來到這裏，有的飛到太原以同樣理由離開孤城，大多數則是托詞返里直接從××來的。路上並不如所想的那樣危險，我以為我們中途被「俘」是件幸運的事，誰知他們根本沒有受驚。封鎖線檢查的很鬆，似乎只是一種形式，有的以為要經過三五次崗卡，過了一次還擔心着第二次，可是第二次竟是共軍的檢查哨了。有的則毫不介意，在大車上打着盹不知不覺地過來了。總之，大家已由不同的路上平安地來到了同一個目的地。

我們十四號離開××區公所，一連走了五天，可是，現在腿腳並不疼痛，感到痛苦的却是腦子。八天來所見所聞，都是以前意想不到的，我彷彿大夢初醒，對過去感到無限憾感，可是仍頻頻玩味着夢中的一切，不願相信其全是幻影。然而，不可否認的，我覺得以前根深蒂固的思想，已經開始動搖了。在過去，看不慣的就覺得「討厭」，加以「反對」；現在則是感到「新穎」，而願意加以「思考」。八天來，我每天都在思考，思考着每一個新穎的現象。

(一) 洗頭換衣服

我到校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洗去頭上的油，換掉筆挺的西服。

在以前，鬆曲的頭髮，像微風中的湖水，閃着波光，多麼漂亮；嶄新的西服，配着華麗的領帶，多麼Gentle，而我又是如何地講究這些。誰若讓我頭上不擦油，我會像明末的義士反對「雉髮令」一樣地反對

他，誰若讓我脫掉西服換上粗布衣，我會感到像令漢人「易胡服」似的侮辱；可是現在呢，我自動地洗了頭髮，毫不猶豫地換了衣服。

進入解放區的頭一天，我們就發覺自己到處惹人注意，開頭以為是小劉的美軍服裝刺激了他們；可是小劉換上學生服以後，人們還是「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似乎對我們很發生興趣。我們每在一個村上休息，總有一些小孩和路人圍攏上來，像欣賞「古董」「珍奇」一樣。從他們微笑的表情中，看不出蔑視和敵意，我們也只覺得在老粗面前好似鶴立雞羣，值得高傲。後來到了××縣政府，招待員給我們打了一盆臉水，我將洗畢時，他又送來了一塊肥皂。

「同志，這裏有肥皂，再換盆水洗洗頭吧？」

「不用不用，後天到學校就要理髮啦。」

招待員讓我洗頭的意思，我當時不明白，而我謝絕的原因，却是覺得洗了以後，既不能吹風，又無油可擦，亂蓬蓬的，多麼難看；想着到校以後，洗洗澡，理理髮……。因為我雖聽說這邊物質條件差，人們不愛享受，可沒有想到大學生也是這樣的「不體面」，——土布衣服，蓬鬆的頭髮，粗布鞋，連襪子也沒有。前天一位負責的田同志（這裏不管先生學生，都是稱呼同志）來和我們談話，他的衣服上竟有五個補綻，領子裏也沒有領釦；這樣的裝束在那邊是惹人卑視的，在這邊却是相當的時髦。他在我們炕上坐了一點多鐘，談笑自如，有條有理，對於我們服裝的不調和，毫無感覺；可是我却拘束得很，一反從前的想法，我恨不得請求與他換換衣服。我覺得他那破舊的衣服是光榮的象徵，我的西服是耻辱的化身。你會感到我這種想法是荒誕的，可是我竟這樣想了，為什麼？我也說不出來，只覺得他那樣才是一個真正的人，而我則像陳列在百貨公司的玻璃櫥內的「人」——沒有靈魂的衣服架子。正是由於這種「怪誕」的想法，在田同志出去以後，我就馬上洗了頭，換了衣服。

(二) 不見八路軍，只見「頑固軍」

是十四號的上午，我在××區一個老百姓家裏吃飯，葡萄架下凳着一條石板，便是我的飯桌，招待員拿了幾張「人民日報」，我就一邊吃，一邊看。

「唉呀，好學生，吃着飯，讀着書，」

我回頭一看，是個天真活潑的小女孩，跳跳躍躍地從大門口跑進來，我喊她吃飯，她說了一聲「不吃」，跑進對面的屋子裏。她的話引起我的興趣，我想看看是否她的書本上有這麼一課，飯後就去找她玩耍。她僅僅七歲，叫小蘭，讀一年級，書本上並沒有「好學生……」。她那毫不生疏毫無拘泥的姿態，使我想到只有解放區的孩子，才會有這樣的性格。我接着問她會不會唱歌，她張口就唱起來：

「國民黨呀，（那個）狠心狼呀，又抓兵呀，又搶糧呀。」

「頑固軍呀，（那個）沒良心呀，借美國（的）槍砲，打自家人。」

「共產黨呀，（那個）愛窮人呀，分了土地，翻了身呀。」

「八路軍呀，（那個）子弟兵呀，保衛邊區，享太平呀。」

「毛澤東呀，（那個）是救星呀……」

我打斷了她的歌聲，問她第二段的開頭是什麼軍，她想了一下說：「頑固軍」。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詞，它比「敵人」這個稱呼，似乎客氣一些，又似乎含有極端的輕蔑與侮辱。

八路軍雖被國民黨罵爲「奸匪」，却被不少人喻爲「神兵」，老百姓到處傳頌着他們的事蹟。其中以「西瓜兄弟」的故事，流傳的最普遍，事情大概發生於劉伯承部隊的南下途中，大意是這樣的：

有弟兄二人，每年開瓜園，外人稱他們「西瓜老大」「西瓜老二」。有一次國軍經過其地，不管生瓜

熟瓜，都摘光了，有的瓜秧也被扯掉，西瓜老大埋怨了幾聲，還挨了一頓打，真是傷心極了。

翌年，又是瓜熟之期，西瓜兄弟遠遠看見塵灰飛揚，又來了大隊人馬，急急躲入青紗帳裏。心裏想：「這次又完了。」可是，前不見首後不見尾的部隊，從他們地邊經過，却沒有一個人踏入瓜田。他們覺得奇怪：這軍隊怎麼不吃瓜？等的耐煩，兩人爬出青紗帳，軍隊看見，也不理睬。最後，他們切開了一個瓜，拿到路邊。

「官長，吃瓜。」

「謝謝老伯，我們不吃。」

西瓜兄弟讓了半天，都是「老伯」「老伯」地回答，却沒有一個人吃。於是西瓜老大順手拉住一個士兵。

「官長吃瓜呀！」

「謝謝你老伯，我不渴。」

「是剛打開的，……不吃就放壞啦。」
這位士兵無可奈何，只好掏出錢來。

「官長，不要錢的……」

「那更不能吃啦。」士兵撒手就跑掉了。

大隊快過完了，還是沒有人吃，西瓜老二又開腔了：

「官長，咱是那一部分？」

「我們是老百姓的子弟兵——八路軍。」

我們更聽到他們「神速」的行軍，殲滅羅歷戎時一夜走了一百四十里……因此很想看看他們的雄

妻，可是，一路上絡繹不絕的都是「頑固軍」，除了少數民兵和幾個地方幹部以外，數百里內，連一個八路也沒有見到，這是多麼令人不解的事。想起我們在××下火車時，炮樓、戰壕……真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萬想不到這邊連一個碉堡也看不到，除掉被「俘」時遇到的幾個民兵以外，很少看見持槍的人。除了「用科學的方法研究登城靠梯子的技術」一些褪了色的標語，就很難看出此地會駐過軍隊。聽不到炮聲，聞不着火藥氣，只到處飄揚着「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雄壯歌聲和「白毛女」中的哀婉插曲。乞丐和游手好閒的人已經看不到，人人守着自己的崗位，努力工作，加緊生產；路上行人稀少，除掉一些騎車子的商人，我們經常的旅伴就是「頑固軍」了。

剛離開××區公所，碰到兩個「頑固軍」，他們是駐防P城的新×軍，乘值班時跑過來的。一個老頭子放下了鋤，給他們打火抽烟，他們臉上呈現着發自心底的喜悅。

「我們想回家，行嗎？」

「可以，這邊不會逼您當兵的。」

「我們家在湖北，沒有路費……。」

「唉，只要過來了，就不會餓肚子。」

「老先生，他們如何發落？」我好奇地走近他們。

「到區公所報個名，所裏寫個條子，拿到縣裏，縣裏開路條，發「糧票」，就可回家啦。」

「不要人送他們嗎？」

「以前過來的不多，區裏派人送，這幾個月來太多啦，那有閒功夫送呢？」老頭接過烟袋，在鋤把上敲了兩下。

「每天有多少人過來？」

「只咱這區裏，每天都有十個二十個的。」

我雖然正走着「逃亡」的路，對這些逃兵其初却還有些不能諒解，可是聽他們敘述了軍中的牛馬生活以後，我不得不同情他們，不能不增加對國民黨的憤恨。

從×縣到學校，本來只有四天的路程，我們走路慢，在這方面又受了優待，每人發了六天的糶票。路上大小村莊都可宿住，只要把糧票繳給村公所，吃住問題馬上都可以解決了。而「頑固軍」的糶票，一次只發一天，他們必須當天趕到第二個縣城，再領明天的糧票，所以，他們一批一批地趕過我們，減少了我們途中的寂寞。每天九十里的路程雖然使他們感到緊張，不過，這不是上前線送死，而是回家團圓，即是一百二十里，我想他們也是願意趕的。

各縣和大的市鎮，都有邊區政府辦的「軍民飯店」，繳糧票吃飯，不收宿費，任何公差、幹部、老百姓、以及「頑固軍」都在這裏宿住，我們也不例外。有一天，五個「頑固軍」和我們同住一個「軍民飯店」裏，不知是受這環境的影響呢？還是由於其他原因，他們的態度謙恭極了，自己拉風箱作飯，揩桌子……從前的蠻橫習氣完全沒有了。他們之中兩個江蘇籍，兩個湖南籍，一個湖北籍，都是被國軍抓去的。當我問到他們怎樣跑過來時，幾個人搶着回答：

「我們一行九人，三個在前跑，六個假裝追趕，都跑過來啦。」

「現在到那裏去？」

「回家去。」

「你們何不留在解放軍呢？」

「我們被抓出來，家裏有老母、小孩，需要回家看看。」一個湖南人似乎把我們當作「幹部」，想以解釋的口吻求得我們的諒解。

「如果再被抓呢？」小劉戲笑地接問。

「再抓就一定當八路。」

不錯，「再抓一定當八路」，雖然他們現在不是八路，可是以後只有「當八路」的可能，而沒有再作「頑固軍」的可能了。在表面上似乎共黨白白損失了一些糧票，實際上他們的收獲却蘊藏在這些人們的心靈裏。

他們爲何一批批地跑過來而無所畏懼？他們怎樣知道過來之後就可以回家？爲了知道這些，我會問過幾批「頑固軍」，綜合他們的答案，可以歸結成兩點：一是國軍內部的黑暗及共軍俘虜政策的成功。被釋放者在這邊受了優待，回去後到處散播好話，消除他們心理上的恐懼；他們不願餓死，自然選擇這條路。再一點就是共軍宣傳的成功。宣傳的方法，多而新奇，其中以「宣傳彈」收效最大。所謂「宣傳彈」是把炮彈倒空，內裝宣傳品，外面糊上紅綠紙以便於識別，射入對方陣地。據有些「頑固軍」說，聶榮臻的文章被對方連級以下的官兵視作「活佛」一樣，幾乎每人都很寶貴地藏着一份，所以當我問到上面的問題時，一個排副這樣回答：

「聶司令說的明明白白，要回家就可以回家，路上管吃管住……。」

「是呀，上面蓋着聶司令的官印，我想就不會是假的。」另一個雲南人很自信地加以補充。

就在這種小廣播和宣傳彈的進攻下，在國軍軍官的殘酷虐待下，他們腦筋變了，他們跑過來了，而且將愈來愈多；恐怕終究會由這種小變的溪流匯成大變的海潮吧。這似乎是不可阻遏的趨勢。

(三) 屋頂廣播，黑板報

十五日，我們住在××村，夜裏八時左右，小劉在菜油燈下看書，我到隔壁與房東老頭下棋。突然外

面喊叫起來，老頭告訴我：廣播開始啦。

我跑到外邊，好奇地等待着，天空佈滿星斗，西邊山巒起伏的輪廓隱約可見，勞苦了一天的人們將要上炕休息，「廣播」的聲音劃過沒有月光的夜，漸漸由遠而近；更突然地，隣舍房頂上也應聲大叫起來，多麼驚人的消息啊！

「……人民解放軍——昨夜九時——完全解放洛陽——活捉蔣×師長邱行湘——殲滅蔣×一萬八千人——繳獲……」

我和老頭回到屋裏，心情非常不安，大華、小林……不是都在二〇六師嗎？他們的安全……。老頭自然不了解我此刻的心情，只見我方才對「廣播」很感興趣，這時就熱心地介紹起來：

「這叫屋頂廣播。由村公所作中心，四周一百多步遠各設一處，再向外一百多步再各設一處……。廣播時，村公所的屋頂上喊一句，四周跟着喊一句，一站傳一站，全村就都可聽見啦。」

謝辭了老頭，回到自己房裏，小劉迎頭問道：

「聽到了嗎？」

「自然聽到了，大華們……」

「也可能過來吧。」

「但願他們過來。」

這一夜我睡的很不舒服，一方面固然是擔心大華們的安全，同時也爲另一些問題所苦惱：十天前大華的信中滿腹牢騷，我的覆信不是還勸他「不要悲觀」「不要胡思亂想」嗎？現在事實已證明他的「悲觀」是有道理的，而我現在所唯一期望於他的「過來」，不正是我會指責他的「胡思亂想」嗎？……未離開學校時，洛陽戰事已起，某社團的壁報上判定洛陽「難以保全」，我曾罵他們「散佈悲觀空氣」；現在我能

不承認他們的預測是對的嗎？我那時罵他們又有什麼根據呢？……

第二天，街頭的黑板報上用最通俗的語句寫着昨夜「廣播」詞，這是新聞提綱的性質，對象是老百姓。爲了對洛陽戰事知道得更詳細，我們買了一份「人民日報」，上面除了戰況以外，還有一篇「陳賡將軍接見邱行湘」和一篇「前線記者評洛陽的解放」。看完以後，不但沒有看到大華們「安全」的希望，反而更墜入悶葫蘆了，我不能否認擺在眼前的事實，我不能不承認他們的話之真實性，可是，我又沒有勇氣宣判過去一切的死刑，沒有勇氣承認過去所想者都是錯誤的，這就是直到現在我仍舊苦惱的原因。

現在從報上節錄幾段，供給你參考吧：

陳賡對邱行湘說：「你們多殘酷呀，把純潔無辜的青年學生用無恥的手段騙來當炮灰，用特務統治，用麻醉欺騙教育，把他們變成法西斯的『黨衛軍』，強迫他們到戰場上替你們送死，這是一種戕害中國青年的滔天罪行，我對在此次戰役被你們陷害的許多無辜青年學生表示萬分惋惜。」

在第二篇裏有着這樣的評述：

「邱行湘在保衛洛陽告將士書中會要他的士兵『不成功即成仁』，……結果邱行湘既沒有『成功』，也沒有『成仁』，他現在活着，當了解放軍優良待遇下的俘虜。」

「蔣×青年軍二零六師多係青年學生，日本投降後，蔣×即準備以青年軍充作內戰的資本之一，並以「升學」、「轉業」、「便利」、和待遇的「優厚」來欺騙，……企圖以青年學生的血肉去補兵力的不足，……該師很多士兵悔恨受騙，不願作蔣×的犧牲品，當解放軍攻擊接近時，即舉手繳槍，但蔣×特務竟以衝鋒槍掃射他們。解放軍對這些知識青年極爲惋惜，曾在若干據點進行耐心的喊話，使他們免於炮火的毀滅，……獲得解放的青年士兵對人民解放軍在炮火激戰的生死關頭還對他們倍加愛護，極爲感激。解放後的工兵自動爲我軍掃除地雷，很多輕傷的青年士兵也要求參加解放軍……。」

二、華北大學

小周：

知了在樹梢鳴叫，黍穀也快要成熟了，已經到了孟秋季節；前一次告訴你一些途中見聞之後，至今沒有再給你寫信，五月來，我像一個「修行」的老道，專心於自己的皈依，似乎無暇顧及蔣區的「紅塵」瑣事；可是近來，由於蔣朝的血腥恐怖，來解放區者絡繹不絕，他們異口同聲的說：「蔣區百物昂貴，只有紅帽子——『匪諜』最爲便宜。」不禁使我關心到你的安全；你雖懷疑共黨，然對國民黨之胡作亂爲，草菅人命，亦必難以容忍，在紅帽子滿天飛的×城，你是否會被贈送一頂，確是值得懷念的。同時，我三月裏給你的信中，充滿了心理上的矛盾，表露了思想上的痛苦，數月來，我的生活情形如何，一定也是你所關心的。在這時候，若能互通音信，以釋彼此間之掛念，該不是一件枉費筆墨的事吧。

爲了免除不必要的誤會，在開始敘述我這一段生活以前，有兩點需要預先說明的：（一），幾月來的生活，的確使我有些轉變，咱們以前對人對事的態度，可能仍然被你當作「穩健」的科律，可是現在我已覺得那是太主觀，太固執個人成見的看法。以前，我們從不願就事論事放慮其正當與否，只根據「主其事者是否我印象中的好人」而決定自己之擁護或反對。這樣，往往得出一種疑神疑鬼毫無根據的結論，徒使自己盲目的行爲，成爲後日反悔的憾事。譬如我們家中被共軍「鬥爭」了，因此就恨之入骨，要與其不共戴天，於是共產黨的各種措施皆爲我等所反對，討論共產黨政策的人，也被我們懷疑爲「共黨份子」，自己當然不願再去探究「土地改革」的是與非了。這是思想方法上的重大錯誤，值得深入檢討的。我說出這些，並不是無端要求你相信我的一言一語，只是希望你拋棄固定的成見，就事論事地衡量是非，免得聽了

你「印象中的好人」的話而感到驚訝。(二)，當我遭受無理陷害時，的確是飲恨含冤悲憤莫名的。不過將近半年來的生活使我感到有莫大的收益，當初不得已的「出走」，在這一方面講，未始不是「塞翁失馬」的一件「福」事，如今我已不再有片面的怨恨，也望你不要把這封信當作報復性的宣傳。

由于幾個月來的認識，我可以對我的生活環境作一個這樣的評價：

它不僅是一面鏡子可以照出你皮膚上的瘡癤，

而且是一個透視器可以發現你肺腑內的隱毒；

它不僅是一個溫泉可以洗滌你外部的癢疹，

而且是一所療養院可以醫治你內部的潰瘍。

這就是它——華北大學。也許你覺得這是個過高的評價，現在就讓我作一個比較詳細的敘述吧：

(一) 華大之前身

原來「晉察冀邊區」有個「華北聯合大學」，「晉冀魯豫邊區」有個「北方大學」，自正太德石兩線漸漸為共軍切斷，尤其在石門解放以後，兩個邊區已經連成一片，由于政治經濟軍事及文化各方面的需要，六月廿六日在石門舉行的兩邊區參議員聯席會議通過將兩個政府合併為「華北人民政府」，最近兩個大學也隨之合併為華北大學。兩校合併的原因，照艾思奇先生的說法是和兩個政府合併的原因一樣：合起來好辦事。現在，要詳細地了解華北大學的情形，需要將華北聯大和北方大學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華北聯合大學（簡稱聯大），成立於一九三九年七月，由魯迅藝術學院，陝北公學，青年幹部學校和戰時中學合併而成，校長是會與郭沫若先生合辦創造社、負責文藝批評的「黑旋風」——成仿吾先生。敵人大掃蕩時，學校會幾度遷徙，勝利以後，搬到張家口，成了許多大後方復員青年的歸宿地。不

久，由于反動派之迷信武力，內戰終於爆發，張家口受到炮火影響，聯大遂遷至冀中束鹿，直到最近與北大合併，又搬到這裏。內部共分四個學院，爲了適應革命戰爭之需要，學習期限定爲二年，並設立了一個短期政治班。各院大致情形是這樣的：

1. 政經學院（院長何幹之）：財治系，經濟系，短期政治班。
2. 文藝學院（院長沙可夫，艾青）：文藝系，戲劇系，音樂系，美術系，另有文藝工作團（簡稱文工團）。

3. 教育學院（院長于力）：政育系，歷史系，地理系。

4. 外語學院 有英文，俄文等系。

（關於教學方針，生活情況，學習方法等方面，聯大與北大，大致相同，合併後也沒有多大改變，留在後面再詳細地談吧）。

B 北方大學（簡稱北大）是一九四六年春季成立的，校址在冀南邢台，曾一度遷至晉南，今年春天又回到原址，最近文教藝術兩院的師生在大家的熱烈歡呼中經過長途跋涉，與聯大在這裏匯合。校長是曾任蔣區南開，北京，河南諸大學教授及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並於最近的將來可能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范文瀾先生。教務長是張柏園先生，秘書長是羅青先生。內部組織共分六個學院：

1. 文教學院（院長張宗麟）系別與聯大之三、四兩院大致相同，學習期限亦爲二年。
2. 藝術學院（院長光未然）與聯大之第二院大致相同。
3. 財經學院（主任梁唯直）現在併入石門財經學院。
4. 工學院（主任劉大年）直屬華北政府企業部領導。爲實習方便計校址設在冀西××礦區。
5. 農學院（院長×××）直屬華北政府農業部領導，最近遷至晉南××。

6. 醫學院 最近與白邱恩醫校合併稱爲「白邱恩醫科大學」。(白邱恩是一位澳洲醫師，一個共產黨員，抗戰開始，即來中國參加抗日工作，服務於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前線，後因中毒病逝，爲了紀念這位中國人民之友，特設立「白邱恩醫校」，以資悼念現有學生兩千餘人。)

(二) 華大之組織機構及幹部分配

華北大學已成爲華北解放區之最高學府，各工作崗位上之技術人員及革命幹部，多在這裏武裝了自己的頭腦，它已不可否認地成了革命力量的一大源泉。在負有這種偉大而艱巨的任務下，這位七旬高齡的老革命者老教育家——吳玉章先生榮膺了華大的校長，范文瀾，成仿吾兩位先生爲副校長，錢俊瑞先生爲教務長。在他們的領導下，華大更加配合了解放戰爭的需要，迅速地走向革命的勝利。現在簡略地談一談它的四個部門：

第一部 (主任：錢俊瑞，孟夫唐) 這是一個短期政治班，是華北大學目前之重心，由蔣區來的大中學生及部份的解放區中學畢業生，都需要先在這裏學習六個月，使思想上作風上經一番改造，然後按個別的志願入農、醫、工、等院，及第二部各系，或者申請參加工作。

第二部 (主任：于力，何幹之) 爲培養解放區中等學校之師資，相當蔣區之師範學院，學習期限爲二年，共分教育、外文、史地、哲學、社會科學、數理化六系。

第三部 (主任：沙可夫、艾青、光未然) 相當聯大的文藝學院，待原有的文藝、戲劇、美術、音樂四系同學畢業後，將專辦短期訓練班，訓練文藝工作人才及改造舊藝人改編舊劇等。

第四部 (研究部) 爲儲備各科研究人才，相當蔣區之研究院，蔣區來的教授先生及本校二、三部畢業後有研究能力者，共聚一起由教授領導研究。主任：范文瀾，艾思奇。下分九個研究室：

1. 中國語文系研究室 主任吳玉章
2. 外國語文系研究室 主任××
3. 史地研究室 主任范文瀾
4. 文藝研究室 主任×××
5. 哲學研究室 主任艾思奇
6. 社會科學研究室 主任×××
7. 國際法研究室 主任何思敬
8. 數理化研究室 主任××
9. 「大學」研究室 調查蔣區大學之院系組織及課程進度等，研究合理的教育制度及正規

大學應具備的條件。

華大洛陽分校已決定成立，將由孟夫唐光未然兩先生分別負責一、三部。

(三) 華大之重心——政治班

——政治班是華大的重心，五月來我又生活在政治班，所以關於學習生活等方面的敘述也偏重在這一部門，別的部門以後有機會再詳談吧——

第一部（政治班）內經常有十班左右，每班約一百一十人，是四部中人數最多的一部；同學的變動性也最大，每月都有一班或兩班畢業，每月也都有一班兩班甚至三班（當蔣區大迫害時）的成立，學習期限六個月，學習的課程有社會發展史，中國近代史，解放區建設，中共介紹及新民主主義等。學習與生活皆以小組為單位，每組六個男同學兩三個女同學，若有高三學生，就平均分配在各組內，以使得得到適當的領

導。這裏，首先你會發生幾個問題，這是初來的人都會遇到的問題：第一，這麼短的時間會學到什麼東西呢？第二，這幾門功課有什麼值得深究呢？第三，大學已畢業或將畢業的同學與大一、高三的同學一起學習不是白費時間嗎？

的確，差不多到這裏來的同學都預先擬好了一個偉大的讀書計劃，打算沉住氣、按部就班地讀幾年，從哲學，政治經濟學……資本論……一直讀個透澈，所以，一看這短短的期限，就有些失望，再一看所學的功課，更是洩氣。有的想：按我個人的讀書計劃已經該讀資本論了，現在再學這些常識一類的東西，真不是味。有的想：新民主主義的書籍，我已經讀的很仔細了，再學兩個星期，有啥子來頭？有的想：即使這些我完全沒有讀過，找幾本書看一遍，也不過一個月的功夫，那裏用到半年？……及至分組以後有些同學確會感到：我的理論修養很高，我又領導過學生運動，知道如何團結羣衆，還有什麼值得向那些大高三的同學學習呢？總之，問題多的很。可是，在開班以後，這些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關於第一個問題：你若問到將畢業的同學在這幾個月收穫，他們會給你如下的答覆：「幾個月來比以前四年的收益還大」，「幾個月來，每天每時思想都在轉變」，「現在和入班前的想法大大不同了」，……這短期的收穫的確使一個不親身經過的人難以相信，我當初聽到這些話，也是像以前聽到共軍的「地道戰」一樣地感到神秘；可是現在不然了，我也覺到不但「每天每時」，而且每時每刻自己的思想都在轉變，每時每刻都有新的感覺，新的認識。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每人的向上心及追求真理的勇氣，主要的還是正確地運用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堅定了「爲人民服務」「爲解放事業奮鬥」的決心，在新的原則下，重新立志作人。至于「批評」的武器如何運用，在後面「生活」「學習」「建團」「黨公開」等方面可以看到一些，也許仍不能使你滿意，那是可能的，因爲有好多地方，我的文筆是寫不出來的。

關於第二個問題：在集體討論過某一文件以後，或在其他班的討論會上旁聽幾次，這個問題也可以解

決了。你會馬上發覺以前讀書太潦草，「不求甚解」，只是表面的瀏覽，主要的內容許多被忽視了。你會覺得這一週的討論絲毫不是浪費，確實得到許多寶貴的東西；你會對這些文件更加珍視。學習方法後面還要詳談，這裏只先舉兩個例子：在「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內有「歷史的轉折點」一語，自己閱讀的時候很隨便地就過了，在教授指導的討論會上就比較慎重，給這「轉折點」作了一個詳細的分析。例如：在軍事上：人民解放軍，由防禦轉入進攻，從幾個戰場的進攻轉入全國範圍的進攻，在有生力量上已有了大的消長，在作戰地區上已由劉鄧，陳粟，陳謝三路大軍將主要戰場推向國民黨區，以及攻堅能力的增強，軍隊紀律的嚴明等等。在經濟方面：蔣區日已走近崩潰的邊緣，解放區則堅決地實行了消滅數千年封建剝削的土地政策，使內部更加鞏固。在政治上：由于中共擔負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任務，由于解放軍大反攻的影響，同時，由于蔣朝的血腥統治使人民失掉了一切自由，人心漸漸傾向中共，……這些變化是中國歷史的一次重大的「質」的變化，在道以前革命的勝利是可能的，在這以後革命的勝利是必然的了。在這以前革命的勝利是由可能走向必然，在這以後，却是由必然走向現實的勝利了。在這以前革命走的是崎嶇小徑，在這以後却是踏入了康莊大道，「幾千年的封建制度，一百年的帝國主義統治，廿年的蔣××統治」在這以後，都將成爲歷史的陳迹了。

再舉一例：「晉綏幹部會議講話」中有這樣一段：「現在農村中流行的一種破壞工商業、在分配土地的問題上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自己看時，也是模模糊糊地過去了，可是究竟這是什麼樣的思想？爲什麼它是反動的？却不明白，或者理解的很膚淺。但是在集體學習中就要一字不苟地弄個透澈，使你馬上感到以前像對付小說一樣的閱讀方法是澈底有問題的。（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詳細解釋請參閱附件一——編者）

關於第三個問題：在討論會上你會遇到詢問而張口無言，自己的問題又常常在集體研究中得到圓滿的

解答，你再不會感到是白白地浪費時間。不過，這還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是這裏有着不同的觀點：革命不是一個人的事，也不是少數人的事，如果大多數人的政治覺悟程度很低，少數人把革命理論理解的再透澈，革命還是不會成功的。所以，在這裏，把「幫助別人學習」同樣看作是革命工作的一部份，即使自己已在討論會中沒有顯著的收益，也不會再有什麼浪費時間的想法。蔣區學校裏那種只管個人讀書，視助人爲損失的思想，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心理，在這裏是沒有地位的。

(四) 華大之生活

在生活方面我想挑出幾個特點，可與我們以前的生活對比一下：

A 吃苦算什麼？貪圖享受的人不會到這裏來的，決心來的人差不多都有遠大的抱負，也不會屈服於困難的物質條件之下。華大的物質享受是在一般農民的生活水準以下的，每天兩頓小米飯，每頓十一兩小米，一千元菜金（合蔣幣八萬），每月有五斤小米的零用錢，有三次食白麵的機會，每年一套單衣，四雙鞋子（三雙單的，一雙棉的），兩年一套棉衣，三年一床棉被，每人一枝蘸水鋼筆，每月六張大紙，可裁成拍字薄一樣大小的六七十張；每小組兩間房屋，是教室，寢室，閱覽室，遊藝室……也是飯廳；室內一張可睡六人的大炕；中間兩張方桌，數條長櫈；牆壁上掛着幾幅地圖和照片，及兩塊記錄討論提綱或重要新聞的黑板，桌上一匣粉筆和一筒用洋紫和成的墨水；除掉這些簡單的設備，每班還有一個相當充實的圖書室，這就是所有的一切了。教職員們除每人每月十五斤小米的辦公費（燈油，紙張筆墨等費用均在內）以外，完全與學生招待員一樣的待遇。因爲，他們的子弟有公費的學校和設備最好的托兒所，不用他們操心「教養費」；他們的妻子可以和他們同樣地工作，享受同樣的待遇，用不着整日爲燒鍋煮菜忙，也不需要他們顧慮柴米油鹽的瑣碎家務。他們可以專心地工作，專心地研究，由學校供給一切的工具和資料。他們

沒有額外的負擔，不需要多餘的「薪俸」，也勿庸顧慮物價的漲落。並且他們不把自己看的超人一等，也不要求特殊的享受。所以，除了兩位七旬左右蒼鬚華髮的老者和一些新來的同志（這是最普遍最親切的稱呼，代替「先生」，「同學」，「同鄉」，「工友」……）食細糧以外，再沒有什麼例外了。師生與招待員只有工作上的不同，絕對沒有社會地位上的差異。

在這裏，你可以看到有些同學的鞋上捆着幾根帶子，還是露着腳趾；有些幹部的褲子上長着五六個補綻，有些同學洗了衣服就赤着背，沒有第二件可更換的。你更會看到三四個同學輪流地抽着一枝煙。記得有一次教務長在吃烟，馬上圍攏了五六個烟鍋子，向他的烟袋進攻，結果有四個落了空，因為他的袋內只剩兩鍋了。

生活是一樣的清苦，這個供給標準是督察冀邊區各機關幹部的統一待遇，沒有人要求自身的特殊享受，因為在這裏，它已不像在蔣區那樣表示「上等人」的「高貴」，而是「可耻」的同意語了。因此，有對待遇較高的人，也要求降低自己的標準。譬如剛到解放區來的同學尤其是教授先生們，就是這樣的情形。本來他們是受着特別優待的，他們吃的不是小米，而是招待貴賓的「客飯」。可是當他們發覺時，就自動要求和大家一樣待遇，像上月剛從××來的×教授，就爲了自己食客飯而感到有些不舒服。

「還把我當外人看嗎？」

「絕不是把×同志當外人看待，而是因爲這邊一般的享受低，您剛到這裏，怕過不慣這種生活，……」教務課的同志連忙解釋。

「大家都可以過，我怎麼不可以？」

「我們過了七八年，已經習慣啦……」

「我不比大家工作忙，倒比大家享受高，這成什麼話？」

「這是政府的意思，對於新來的同志都是發的細糧……」

「我願改食粗糧，多餘的補助同學吧。」

這與蔣區的情形是多麼的不同，不但沒有人「反飢餓」，反而有人要求降低生活水準了。

晉冀魯豫邊區人民的生活水準較高，北大原來每三天可以吃頓細糧，現在合併後暫按聯大的標準供給，將來可能改善一些，因為每班將分到四畝地，在課餘種些蔬菜，每月就可多吃幾次白麵了。

附帶說一點，老百姓的生活比我們好，每天照例三頓，經常吃些窩窩頭或者饅頭，因為他們每天勞動，吃不好是無力耕種的。軍隊的供給標準也比較高，他們身體壯，要行軍，每頓十一兩小米也是不夠的。

B 別裝老夫子。國民黨常常喊着什麼「養成奮發蓬勃的朝氣」，可是看到有些朝氣的人們就想把他們監禁起來養養暮氣。不願養暮氣的人們，就要找一個真正有朝氣的地方，這裏——華北大學，就成了他們的目的地。

既然大多數是因爲有「朝氣」而被「逐」離蔣區的，這裏的空氣你就可以想像到——比蔣區最活躍的學校還要活躍的多。生活的清苦只能激發他們的向上心，不會使他們消沉的。相反地，原來暮氣沉沉老態龍鍾的人，會馬上很有生氣地活潑起來。現在，只用舉一個例子就可見一般了！每班都有一套鑼鼓傢俱，每天有半小時早操，照例是打着鑼鼓扭秧歌，像××系的老×，你知道的，以前在學校是個連口都懶得張的「夫子」「聖人」，現在也像回復童年時代一樣，每天挺帶勁地扭唱起來了。我曾問過他是如何除掉夫子氣的，他給了這樣的回答：「我起初沉默寡言，甚至與女同學談句話就要臉紅，可是，却因此成了大家取笑的對象。有一次，我盛飯回來，找不到筷子，發覺是一位女同學藏起來的，我很不自安，他們却在嘻笑；可是當她去盛飯時，自己的筷子也不翼而飛了，她以爲一定是我，冷不防地奪走了我的飯碗……你

想在這樣的生活中心，「老夫子」的寶座能不動搖嗎？」

C Time is gold 據讀工學院的同學說，他們以前的生活也沒有現在緊張，早上五點鐘起床，五·二〇——五·五〇早操，六——八學習，八時開早飯，九——十二學習，十二——二午睡，二——四閱讀，四時開晚飯，五——七學習，七——九自由討論，九時半就寢。

學習和討論時，都是專心思考熱烈發言的，無故缺席或敷衍應付的態度是沒有的。走路的时间都在想着問題，談起話來也常常是討論某個問題，甚至吃飯時候，也常有激烈的爭論。腦子整天都在忙碌，即使很小的問題，也要追根究底地想個透澈。因此，午睡的時間被看的特別寶貴，因為你若不睡，下午就不能支持，露出疲憊的樣子，就要受到批評。

D 那許吊兒郎當。華大再一個特點，就是自覺的團體紀律。小資產階級的散漫性，在蔣區（尤其在大學內）可算表現的無微不至，在這裏却是無地容身了。與現實隔離，過着自由享樂的個人生活，是蔣區常見的現象，在這裏却代之以有組織的集體生活。起初，你會感到有些拘束，不如以前那樣的「自由」（事實上散漫），漸漸地就會認識組織的力量，感到團體紀律的需要，不但自覺地服從這個紀律，還會嚴厲地批評別人的散漫，這是在有組織有紀律的解放區學校內的風氣，是人們覺悟程度提高後自動自覺的要求；不需要什麼「緊急措施」，更不需要什麼「特別庭」和「緊急治罪條例」……在一切討論會檢討會或聯歡會上，每小組都像一個人一樣，很少無故脫離小組的情形。有事外出也要與本組同學說一聲，這是由于大家相互的關切，和避免在外面浪費更多的時間，並不是怕他（她）「失蹤」。

E 關在屋裏讀書嗎？還要提一提的就是生活與客觀環境的要求相結合的問題。華大學習的內容固然都是非常現實的，可是也並不關在屋裏死讀，遇有大的運動來到時，就暫時放下書本到工作中去鍛鍊。例如在土改浪潮中，師生集體走向農村作宣傳、調查、覆查及分配等工作，將所得經驗討論總結之後，提高

到理論，又可指導新區的土改。

F 卸下你的包袱。還有特別重要的一點，就是批評檢討的風氣。共產黨把它當作黨的有力武器之一，的確是不錯的；在華大這短短的六個月中，能够使一個人在思想上作風上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主要的也就是這個武器正確運用的結果。茲述其梗概：

這裏經常流行着一句話：「打開你的包袱，看看都是啥貨色」，「包袱」者，就是從蔣區帶來的小資產階級的錯誤觀點和不良作風，如自由主義，溫情主義，英雄主義，享樂主義，經驗主義，教條主義及脫離羣衆，輕視羣衆，官僚作風，命令主義，虛榮心，愛面子……多極了。平常覺得自己相當完善的人，一經檢討，馬上發覺自己滿身瘡疤，尤其曾經領導過學運的人，背的「包袱」更多，碰釘子也碰的更厲害。譬如，在選舉時，他們以爲自己作學生會主席都是有把握的，可是連小組長也沒有選上。×校政四位同學在小組會上會遇到很不廣氣的批評：這樣的作風竟然也會領導學運，真是滑稽……。可是盡管碰釘子，他們畢竟還是富於積極的進取心的；他們有勇氣丟掉自己的「包袱」，他們的低沉時期爲時極暫，在思想上起一番鬥爭作風上深自檢討以後，常常很快地又成了羣衆的模範。

記得以前有些同學也作批評，也實行過檢討，不過不如這裏來的廣泛和澈底。在這裏，不只是在檢討會上批評，而是隨時隨地地履行；不只同學間批評，師生也要互相批評；不只說說完事，而且還要「挖根」，就是要找到所犯錯誤的思想根源和社會根源。例如：某種作風是統治階級對付被壓迫者的殘忍手法，某種念頭是資產階級或地主階級的剝削觀念或寄生思想，或者，某種表現是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

一切都在大家「打開包袱」以後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中迅速前進。批評是誠懇的，適切的，嚴刻的，絕對沒有什麼小圈子、鬧意氣、打擊別人、提高自己的情形。熱心服務捨己爲人本是這裏的普遍現象，小組

長和學生會委員更要在各方面起模範的作用；開檢討會時，一個小組長常被大家一直批評一、二小時，我們以前所認爲的「小節」，在這裏也不輕易放過。

就在這種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日常磨練及選舉，「建團」，「黨公開」的影響下，任何人最不可告人的秘密都向大家說出來，而且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例如：某同志在檢討會上承認了自己會愛過一位女同志（戀愛在目前情勢下公認爲不應當，下節還要詳談）；某同志在大會上承認自己會加入過國民黨（這是沒有關係的，不過當初都不願講出，因爲「國民黨」已經成爲一切污穢和耻辱的代名詞了）。另外，在××班離畢業還有一月時，發生了一件很驚人也很動人的事：一位同志在班大會上痛哭流涕地公開了他的身份——他是蔣區××大學的職員，被國民黨××局派來「工作」的，可是當他看到這嚴肅緊張的氣氛，刻苦耐勞的生活及爲人民服務的精神，他發覺自己的「工作」是大不韙的罪惡。他傾訴出幾個月來心理上、思想上所感受的痛苦，他請求大家諒解他，裁判他。好些人都感動得落淚了。

G 有空談情說愛嗎？最後談一談工作與戀愛的問題：

勝利後青年男女結隊走向解放區（這股暗流據說比廿六七年「到延安」的流速還要高），那時聯大在張家口，成了大部青年的歸宿地；當時會舉行過一次「來解放區的動機」的小統計，結果像國際外長會議一樣，各有各的打算，新鮮可愛的動機竟有三十餘種之多。有的是因爲八年離亂，勝利了，想回家團圓。有的是失戀以後，異常苦惱，聽說解放區戀愛自由，不妨重開鑼鼓再發動一次新攻勢。有的因爲好奇，想看看解放區到底是個什麼樣子。有的則更乾脆地說：我愛人來了，我也跟着來了。……雖然爲參加解放區建設而來的還是佔多數，祇是動機的複雜可說是空前的了；不過，在勝利帶給人們的興奮及政協的和平氣氛下，使八年來物質上精神上所受的委曲得到一些應當的補償，在當時說，也是合乎情理的，他們的自由享樂的思想是可以原諒的。可是，現在的情形就大大不同了。在民主與反民主激烈鬥爭的今日，在

革命洪流的洗滌及獨裁者的血腥統治下；來到解放區的青年大都抱着「臥薪嘗膽」的堅志，立定「十年生聚」的決心，非至打到「吳都」活捉「閻廬」是不甘心的；你想在這樣急迫的情勢下，那有時間去忙裏偷閒談情說愛呢？別說「談」了，連想的時間都沒有。在今天只有一個目標：爲人民解放鬥爭到底。所以在反動集團未予根除、美帝鉄蹄未被驅出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未在全國徹底勝利以前，別的一切都需要置諸腦後。「戀愛不妨碍工作」早已證明是一句謊言，所以大家對於戀愛的態度正像對於其他不緊要的事情一樣，就是：不談。——這是和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享樂思想不相容的，也是蔣區的知識青年所感到「不自由」的原因之一吧。

可是請不要誤會，絕不是共產黨反對戀愛，只是在目前急迫的情形下，暫時「不談」，待全國解放後，還是可以大談特談的。

（關於生活範圍內其他方面的問題，如師生間之親切，同學間之和睦等等，也是蔣區不容易見到的。出了教室就如路人的師生關係，同班兩年喊不出姓名的同學關係，在蔣區是屢見不鮮的，在這裏却像五月的雪花，很難遇到了）。

（五） 華大之學習

A 學期的兩個階段：六個月的時間可按正式開班的前後分爲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正式開班以前）有一個月左右，到校以後先由學校隨便地分組，各組自動討論學習。這一段時間，主要的是與本班同學加強連繫，使彼此有個相當的了解，同時旁聽其他班的討論會，檢討會，以及「建團」大會，「黨公開」大會，使對這個環境有個大概的認識，對這種嚴厲的批評風氣有個心理上的準備。學校在每班負責領導的正副班主任及數位指導員，經常到各組談話，藉以了解同學們的認識程度，並及時解答大家的疑問。這樣

經過一兩星期，有些小組就很快地上了正規，開始討論與批評。三，四星期之後，只願自己讀書孤立生活的現象，差不多就可以絕跡了。對於批評也不再有人感到痛苦，對於集體生活也都感到興趣。所以這是一個人準備過程，是在自動自覺的基礎上心理的轉變過程，是適應新環境的過渡階段。沒有絲毫強迫的成份，也就沒有額外的苦惱。

第一階段完了，就重新分配小組，分組時避免舊同學，同鄉等關係，以免在批評時顧忌情面。又要照顧到整個的學習效果，需要每組都有幾個理論水準高的作日常的領導。然後選舉小組長，成立學生會，開始正式的學習。

B 討論的三個步驟：學習方式以小組討論為主，討論的方法普通分為三個步驟：

1 漫談：漫談的目的在引起大家對所討論的東西有個廣泛的注意，盡量地從各方面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譬如討論某一文件，先集體地閱讀一段（或由一人誦讀），然後在本段的每句甚至每字上尋找問題。簡單的，即時可以解決，稍微費時間的就記錄下來，進行第二段。最後將所有問題歸納為若干問題，作為第二步討論的內容。針對這些問題分別找參考資料，定期舉行座談。

2 座談：座談的目的在把漫談所歸結的問題，繼續討論，最後總結為一兩個原則性的問題。作為下一步驟辯論的題目，再分別地準備，定期舉行辯論。

3 辯論：是要將原則性的問題經過澈底的辯論，得出一個圓滿的解答，完成對該文件的學習。

以上所分的步驟，只是一般的情形，絕不是機械的公式。在個別討論中，可根據實際情形靈活地運用，有時把漫談座談合而為一，有時在座談中已把全部問題解決；有時則辯論兩三次還沒有結果，就可以邀請別的小組聯合討論，或由指導員教授提示解答。

思想方法的重視：辯論的方法與蔣區也略有不同。記得以前發言的人總是「我認為如何如何：

「只申述自己的見解，不常對相反的意見提出反駁（或許是找不出恰當的理由，或許是得於情面）。這裏則不然，常是用「辯證」的方法先把對方的意見分析批駁，同時找出他的思想根源；然後才申述自己的意見。在討論過程中，尤其在辯論時，班主任指導員或其他教授是經常參加的，發言不踴躍會受到批評，遇到錯誤的觀點，大家就及時地糾正。例如一位同學說，當他進入解放區後曾看見過乞丐（我還沒有看到過），與他原來所想像的十全十美的環境有些出入，於是就不能理解，發生不好的印象。這就是認識事情的方法上有了錯誤：首先他該幻想一個盡善盡美毫無缺憾的境地，因為那是不可能的，尤其在革命過程中更是不可能的，那只是脫離實際的想法。其次，他只從現象上看到了「乞丐」，卻沒有從本質上了解他與蔣區「乞丐」的不同。蔣區的乞丐是勞苦大眾在層層剝削壓迫下，在農村破產工業凋敝的情形下被剝奪了生存權利，走向求乞的道路；而解放區所罕見的乞丐，則是一向寄生成性不會耕種的地主階級，在分得和農民一樣多的土地後，因為自己不能生產，又沒有不勞而獲的田租，在萬般無奈的情形下，只好一方面學習耕種，一方面以乞討來彌補自己的生活費用。這兩者是多麼的不同！

再舉一例：在一次蔣區大學研討會有位同學講到××大學訓導長的反動罪行時，會激昂慷慨地說：「我願畢業後參加解放軍，解放了××，先除掉這個人民劊子手的×××」。這雖然可能是一時氣憤的話，可是班主任馬上用很嚴肅的態度批評道：「如果你的話只是爲了洩憤，你的錯誤只是『不理智』，倘若你真的這樣打算，那就犯了嚴重的錯誤，首先你沒有認清（或者忽略了）蔣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那是一個罪惡的社會，不堅定的人都會變爲這個社會的俘虜；由於蔣朝的新聞封鎖和造謠宣傳，使好多人不諒解我們的政策，由於蔣朝的殘酷剝削和血腥統治又使好多人整天爲生活和生命擔憂；因此，他們很容易地就陷入這個社會的泥淖裏，作出一些主觀上不以爲非的罪行。所以在學校裏，有些行政人員的反動措施，和一些教授的荒唐言論，雖然是可恨的，不過，這不完全是他們自己的錯誤；造成這種罪惡社

會的封建買辦的統治集團要負責任，我們也不是沒有責任的，我們應該設法爭取他們的諒解，我們要作出成績給他們看。正如毛主席所說，用拷打得到的口供是不可相信的，讓對方覺悟後自動說出來的話才是真實的。國民黨用生活和生命的「威脅」俘虜了許多人，我們應該用生活和生命的「保障」來解放這些人；當他們諒解我們的時候，他們會自動地承認自己錯誤的。其次，你完全忘記了我們的城市政策。中央根據上面的理由和各方面的分析，規定了寬大的城市政策，只要不是封建買辦集團的份子，都不是城市政策中所要打擊的對象，除了極少數罪大惡極的劊子手以外，都應該保障他們的職業，使他們能夠守在原來的崗位上，安心工作。譬如最近開封解放後俘虜的廳長和局長，都馬上釋放了，……所以你剛才所說的話，是一種狹隘的報復心理，不是一個革命同志所應有的態度」。

在類似這樣錯誤的情形下，一般受到的批評都是很嚴厲的，因為這是思想方法的問題，不應輕率地支吾過去。

D 學習範圍的廣泛：可是批評儘管嚴厲，還是需要每個人大胆地懷疑，大胆地提出問題，因為怕受批評而把問題悶在肚子內的情形是沒有的，那會受到更嚴厲的批評。因此討論的範圍十分廣泛。除了規定的五門學習課程以外，任何問題都可以在討論會上提出來，例如「蘇聯是不是帝國主義？」曾經有過激烈的辯論。兩位東北同學說，蘇聯在東北的作爲就是帝國主義的表現，他們親眼看到蘇軍搶掠……有些同學說應該從整個國策去了解，不能由一時一地的現象來斷定。於是大家把蘇德協定，克里米亞會議，雅爾達會議，波茨坦宣言一直到中蘇友好條約的各種文獻及有關當時客觀情勢的資料都搜集攆來，澈底研究繼續辯論。一直延續了三四天，兩位東北同學才放棄了自己的意見。

在討論的資料方面，也隨時參進其他文件。如土地法大綱，關於土革的各種報告，以及最近歐洲共產情報局對南斯拉夫的決議，和一些總結性的社論等等，以便對於時事經常有個正確的理解。

另外還由「大學」研究室舉辦過幾次蔣區大學研討會，調查各大學的院系組織，課程進度及教授們的生活等等，以便于研究最合理的教育制度，學校設備和教授員生們的待遇標準。因為，在課程分配及進度等方面，蔣區學校有好些不合適的地方，應該加以改進，以免使數千教授學者及數萬青年學生們再受到那種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下的損失。在生活方面，目前華大的生活是在一般水平之下的，蔣區師生的生活雖然比這裏稍微「好」一些（這也不盡然，有些師生可能比我們更清苦），而距離應有的標準還是相當的遠，絕不能拿華大目前的生活水準加到他們的頭上，而應當盡量改善他們的生活，至少要高過于他們目前的待遇，使他們能够毫無顧慮地專心於教學。

E 反對教條主義：在學習方面還有一點：反對教條主義。從北國來的同學大都是讀書相當多，談起來頭頭是道，可是有些只會就書本上談論，遇到問題就請教書本，從「政治經濟學批判」或「資本論」上引用一段。聽的同學除了對他羨慕並自覺慚愧外，問題並沒有解決；而講的人也只會拿背誦來炫耀自己，對於問題本身也是模模糊糊的。逐漸大家發覺這種只從書本出發而不從實際着眼的教條主義對於學習很有妨礙，就想方法克復它。譬如有一次，一位同學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社會的發展是由于生產力呢還是由于求生欲望？」有個教條主義者馬上引用了好幾本書上的文字，證明社會發展的基礎當然是生產力，並且批評對方有唯心的傾向。其他同學爲了試一試他是否真正地了解，故意在各方面向他發問。例如：最初人類看到樹上有果實，於是想到找木杖（勞動工具）來鉤取，可是這勞動工具的產生還是由于人們想食果實（求生欲望）呀？……三問兩問，很容易回答的問題竟把他問住了，因爲他從沒有實際地想過社會的發展，只是死啃教條，一到背不出適當的文章時，就束手無策默默無言了。於是，大家對他說：教條主義的唯物論是駁不倒唯心論的。

(六) 建團

正式開班兩月後，一般的認識都已提高了，彼此的了解也已相當深刻，這時候有幾件重要的事情應時發生：改選學生會，建團，黨公開。改選學生會還是在培養大家的民主作風，當然較第一次的競選更爲熱烈，批評更爲澈底，這裏不用再說了，現在只談一談後兩件吧。

建團是用「民主評定」的方法建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簡稱「新青團」）。每班請求入團的差不多是非黨員的全體同學，手續上要經過四次評定：第一次在小組討論，每個請求入團的同學，先經大家檢討批評，然後表決，通過的就算過了第一關。第二步經聯組討論（多爲三個小組），將各小組通過之名單，再一一提出，檢討，批評，最後付諸表決。第三步是班大會，各聯組通過的名單，再提出讓大家檢討，考慮，取諸表決。最後將選拔的名單送給團的支部，支部還有最後取捨的權利。這樣一次一次地淘汰，結果有資格入團的常常只有請求人數的三分之一。

和在蔣區對「三青團」的看法完全相反，大家對「新青團」的態度是這樣的：團是大家的，人人應該愛護，人人有監督的權利，人人有維護團的威信之責任，所以民主評定時互相報復的現象是不會有的。

(七) 黨公開

在革命力量不够茁壯的時候，在人民覺悟程度不够高的時候，爲了保存黨的力量避免無謂的損失，黨的活動會長時間地採取秘密的方式；現在革命力量是空前的浩大，人民的覺悟程度也是空前的高漲，黨已到處受到人民的愛護，尤其在革命的根據地，秘密的方式已經沒有必要了。在華北大學也正是如此。

這裏的黨公開是在班大會上公開本班的（共產）黨員，讓羣衆根據過去的了解盡量的批評，黨員需要

在各方面作羣衆的模範，起領導作用，羣衆對他們的要求當然要高，批評也特別嚴厲；一個黨員的檢討常常繼續兩三個鐘頭，像「某種錯誤尤其是一個共產黨員所不應該犯的」一類批評，是黨員最感到慚愧的。不過一般說來，黨員在各方面，的確是可以起模範作用的。

剛到這裏時，由於「國民黨」「三青團」所給予的深刻印象，好多同學對於「黨」「團」還是抱着憎惡的感覺。可是漸漸地覺察到這個「黨」「團」與那個「黨」「團」有着本質的不同：國民黨是一個封建買辦階級剝削人民的集團，是一切貪污、腐敗、污濁、無能、獨裁、奸詐、兇殘……的集合名詞，是一個提起就令人作嘔的東西；甚至在蔣區，有些國民黨員也不願承認他們的黨籍。可是，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真正代表人民大眾利益的黨，是「無限光榮」的同意語。兩個黨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作一個黨員的條件是相當高的，一般知識份子要由兩個黨員介紹，經過一年的候補期，才能轉爲正式黨員。記得以前某書上記載國民黨特務審問一個「犯人」時，有這樣的對話：「你是共產黨嗎？」「我還沒有資格。」當時以爲這句答語是故意用來宣傳的，現在才知道對一個黨員的要求就是那樣嚴格，作一個共產黨員更是談何容易。譬如俄文系×××教授，二年來會兩次請求入黨，未獲批准，最近第三次請求批准後簡直像忘了他年齡（四十七歲）中的整數一樣地快活興奮。——這比起國民黨的強迫「集體入黨」，又何異霄壤？

有些在解放區工作四五年的人，直到現在還是個工作人員，沒有取得黨籍，想起國民黨的特務們以對自己黨的觀點來衡量共產黨，隨便抓一個仗義執言或不甘寂寞的「活動份子」，就要加一個「思想不正」的帽子要他們承認是共產黨，真不知冤枉了多少有正義感的人。

（八）「思想自由」問題

解放區的思想自由問題，是蔣區知識份子所普遍注意的，艾思奇先生曾對這個問題說明了幾個原則：絕對自由是錯誤的。自由要有目的，不能爲自由而自由。思想自由不能違背真理。

問題的癥結大概是在這裏：共產黨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要求一切從人民大眾的利益出發，反對由個人利益出發的觀點。而知識份子是有階級性的。在蔣區有的是封建買辦性的知識份子，他們充滿了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無止境地追求財利，要他們從人民大眾的利益出發，當然是感到「不自由」的。譬如減租減息，禁止高利貸，都是適合人民需要的，可是地主階級的知識份子就感到「不自由」了。因爲他們需要的是「剝削別人」的特殊「自由」。還有大部份知識青年（即使有些相當進步，可是羣衆觀點與組織觀點都還不够明確）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他們自由主義的色彩很濃厚，也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自由享樂思想居多；要他們拋棄這些思想而服從於人民大眾的利益，他們也會感到「不自由」的。譬如我們剛來時，對於這裏的戀愛觀就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思想自由問題，可以說就是階級意識的問題。華大的批評檢討，要求放下小資產階級累贅的「包袱」，就是根據人民大眾利益出發的思想改造，也就是蔣區知識份子所顧慮的思想自由問題；事實上不需要顧慮，而且是思想搞通以後自動的要求。

（九） 「和平」陰謀問題

近來蔣區的「和談」空氣很濃厚，我們也曾討論過這個問題。前天與剛過來的幾位同學閒談，發覺他們的看法與我們有些出入。現在我想談一談在華北大學裏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在國民黨軍隊攻佔張家口以前的屢次「和談」，都是國民黨爲了調動軍隊部署下一次攻勢所施行的政治手腕，毫無談判的誠意，這是歷史證明的事實。反動派稍獲進展，就瘋狂地大吹什麼「三個月」「六

個月」的牛屁，似乎蔣××的皇位已經安如泰山了。可是，當解放軍迫不得已起而反擊，尤其從去年七八月全面由守勢轉入攻勢以後，反動派不得不發出「打不下去了」的呻吟，現出一副狼狽相，而又夢想着用它的花樣——「和談」來求得喘息的機會，以便重整旗鼓再進行對人民瘋狂的屠殺。這就是「和謠」的起因。

國民黨政府不但在全國人民面前失盡威信，連它的美國主子也屢次地斥其「無能」，而企圖捧出一個威信尚未喪盡的李××，以便於情勢急迫時擁他出山，再拉一些反蔣陣營中的不堅定分子，湊一個能夠騙得一部分人們幻想的「革新」政府，然後標榜「和平」，提出「和談」，達到喘息的夢想。所以不管什麼「和謠」呀，「北方要變」呀，「國民黨將分爲革新派與保守派」呀，「政變」呀……以及妄想對新政府施行順水推舟的陰謀（例如一些不三不四的黨派，帶着假面具擠入新政協，乘機向國民黨招手，高叫什麼「在朝黨中之進步份子不應該被擯於新政協之門外」……）。盡管花樣翻新，但是百川歸海，目的還是幻想着「和平」陰謀的得售。

此時，我們應當注意的是：內戰的起因，一方面固然由於國內反動派的獨裁，好戰，反人民……可是，若無美國反動派給國民黨撐腰，內戰還是可能避免的，因此，要達到中國人民徹底解放的目的，要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新中國，必須一方面摧毀封建買辦集團的統治基礎（不只是打倒這個集團的代表而已），同時更需要根除美帝一切的侵華「特權」，二者缺一則「和平」「民主」都是假的。中國人民已經飽受了血的教訓，他們清楚地認出也堅定地指出：任何坐在美國反動派的膝蓋上向人民裝出「開明」「革新」的面孔，鬧出「和平」「民主」的支票的人，歸根結底，他還是中國人民的敵人。美國資本家的玩物而已。任何在美帝導演。下在封建買辦集團的反動統治基礎上所演出的「革新」「政變」……，不管行將粉墨登場的「新官」是怎樣的春風滿面裝出愛國愛民的姿態，不管企圖魚目混珠的「新政府」掛出怎樣光彩奪

目的「和平」「民主」的招牌，它（他們）仍然是企圖繼續進行對人民的剝削與壓迫所以，對於它（他們）中國人民仍將堅決地革命到底，沒有什麼「和談」可言的。

小周：說的不少了，你也許感到疲倦了，那麼讓我再扯幾句閒話，就終止這封信的壽命吧：

第二次大戰期間，三巨頭會議時，（大概是克里米亞會議吧），羅斯福對斯大林說：「今天早上老邱醒來，發覺他是睡在床下。」政治家的話當然有他的政治作用，我們可以不管那些，現在想起自己以前那種自命「超然」而實際上却是反動的態度，我願仿照着說一句：「現在醒來發覺昨天我是睡在床下」。可是有不少人直到現在還是舒舒服服（實際上是糊糊塗塗）地躺在床下酣睡呢。祝你好

× × × 八月二十三日

當「七五」血案的消息傳到這裏時，每個人都感到非常的悲憤，尤其東北籍的師生，更是哀痛萬分。我們除了開會追悼死難的同學以外，還即時發出了向反動派抗議的通電，但是，據最近過來的同學們說，他們對我們的聲援毫無所聞；反動派的新聞封鎖，真是太殘忍了，連我們這一點互相關切的「自由」，都被剝奪淨盡。現在附上通電一份，希望你能轉給×××。

× × 又及

補 白：

……中國人民需要的是澈底挖除了蔣根之後的永久的和平，所以不論李××或者蔣××，凡是企圖用緩兵之計來爭取喘息時間以求挽回殖民地封建統治的任何陰謀，都不可能動搖澈底肅清中國反動勢利的中國人民的意志。跟着北方和中原不斷的軍事慘敗，毫無疑問地，今後蔣朝還要發動各種樣式的和平陰謀，但是我們相信，對於這種謠言感到興趣的祇不過是企圖在不澈底的「和平」中乘機撈一把的少數惡性機會主義者而已。

——任晦之：和謠

附件

(一) 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

問：毛主席四月一日在晉綏幹部會議的講話中說：「現在農村中流行的一種破壞工商業，在分配土地的問題上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我們應當批判這種思想」。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是一種什麼思想？它為什麼是反動的？

答：毛主席在這裏所說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是指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產生出來的一種平均主義思想。抱有這種思想的人們，企圖用小農經濟的標準，來認識和改造全世界，以為把整個社會經濟都改造為劃一的（平均的）小農經濟，就是實行社會主義，而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過去歷史上代表小生產者的原始社會主義的空想家或實行家，例如帝俄時代的民粹派和中國的太平天國的人們，大都是抱有這一類思想的。

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平均主義思想，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帶有革命的與反動的兩重性質。

從農民平分封建階級的土地財產這方面來說，這是革命的方面，正確的方面。因為封建的土地財產關係，以封建主義的方法束縛農民，剝削農民，阻擊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農民平分了封建階級的土地財產，就是把封建的土地財產變成農業直接生產者——農民的土地財產，使廣大農民獲得改善生活條件的基礎，提高他們的生產積極性，並為工業的迅速發展創造了一定的條件。這是一種偉大的最徹底地掃除封建制度遺跡的革命運動。因為農民的反封建的平均主義有這種革命性，所以我們共產黨贊成並幫助農民實行平分

地主及封建性富農的土地財產。但農民的平均主義，僅僅在平分封建的土地財產上，有其革命性，我們也僅僅在這種時候才去贊成並幫助農民們實行這種平均主義。除開這種場合以外，農民的平均主義，我們都是不能贊成和實行的。而且農民這種平分封建土地財產的革命，其性質，也只是反對封建主義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而且不是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如果把農民平分封建土地財產的革命，誤解爲是實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那亦是完全錯誤的和極端有害的。

以小農經濟爲基礎的平均主義的反動方面，錯誤方面，就是它在主觀上夢想超越這個反封建主義的界限，不願限制在平分封建與半封建的土地財產的範圍以內，並且還要平分社會上其他一切階級、農民一切階層例如中農和「新式富農」，和其他一切人等的土地財產，還要平分工商業，並把這種一切平分稱爲「共產」，或稱爲「社會主義」。這就是一種絕對平均主義，這就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反爲這種平均的結果，不獨是要破壞封建的土地財產關係，而且要破壞非封建的即自由資本主義的財產關係，就是要平均主義地破壞工商業及一部份中農和新式富農的土地和財產，因而也要打擊廣大工業和農業生產者的向上積極性。這樣，就不獨不能提高社會生產力，而且必然要使社會生產力大大降低和後退。因爲這種絕對平均主義主觀地希望把那在工業上和農業上已發展了的、和正在發展（這種發展在目前階段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的社會經濟，還原爲封建時代那種孤立的小農式的社會經濟，把那已發展了的、和正在發展的工業，以及建立在工業與農業的發展基礎之上的商業，還原爲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是違反社會歷史的發展，違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使之後退的。所以這種想法和這種做法，乃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

平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財產的土地改革，並不是實現社會主義，並不是「共產」。因爲土地改革只是廢除了封建階級的私有財產，沒有廢除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在客觀上還爲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掃清道路。因爲在土地改革之後，農村中的經濟競爭，不可避免地會有新的發展，並使農民之間不可避免地會有

新的階級分化，而絕不能永遠保持平均的小農經濟。農民在分得土地後，是作爲小的私有主而存在的，他們的生產條件不可能完全相等，尤其不可能保持不變。有些農民，因爲生產條件比較有利，又努力生產，善於經營，他們的經濟就可能發展，而逐漸地富裕起來，其中有小部份就有可能進行剝削，而成爲新的富農。而另外有些農民，因爲生產條件比較不利，或者不努力生產，或者不善於經營，或者遇到某些不可抗拒的打擊，他們的經濟就不能發展，而逐漸地窮困下來，其中有一部份就不能受人剝削而變爲新的貧農或雇農。這種競爭與新的階級分化，即在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裏，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被允許的，不是可怕的。因爲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下，只有允許這種競爭，才能發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把農業經濟廣大地發展起來，所以這種私有經濟基礎上的競爭，有其一定的進步性。抱有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們，看不見土地改革後這種可能的社會變化，看不見這種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仍將存在，而以爲可以在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中及土地改革後，就能夠造成全體農民在經濟上與生產上的平等或劃一，否認或者反對這種競爭和分化，結果就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而成爲一種反動的空想。

上述那種競爭和分化，如果是在舊資本主義的社會環境中，那可以因爲自由競爭與資本主義壟斷的無限制的發展，而一直分化下去，以至大多數農民在土地改革中所得的利益，化爲烏有，例如很久以前法國與美國在土地改革後的農民那樣。在那裏，土地改革是小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政黨領導的，不是由無產階級及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所以，在土地改革後發展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其結果，農村和城市都有激烈的無限制的階級分化，一方面造成了壟斷全國財富的少數大富翁，另一方面，把大多數人民變成極端貧困，變成了大資本的奴隸。所以僅僅實行土地改革，如果不同時實行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之下的一系列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並在最後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大多數農民的解放還是不可能的。大多數農民的貧困與破產，還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我們中國今天的土地改革，不會走到那種結果，因爲中國今

天的土地改革是在無產階級及其領袖共產黨領導之下實現的，並且已經實行以後還要系統地實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所以大多數農民在土地改革中所得的一切，只要自己努力生產與善於經營，就有可能發展起來。就有可能不至重新喪失自己的土地財產而窮困下來。因為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內，自由競爭與階級分化雖是仍然存在，但是不是沒有限制的，如資本主義各國所已有過的那樣。毛澤東同志在其「新民主主義論」中早已指出，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性，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經濟還必須容許「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存在和發展，在農村中則須容許新式富農存在和發展；同時，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絕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更不能恢復舊的半封建社會。我們經過毛澤東同志指出的這種道路，一方面，要在共產黨與新民主主義政府的領導之下，根據農民自願（不是強迫命令和矯揉造作）與等價（出勞動多的得多，出勞動少的得少）的兩個原則，採取那種為農民羣衆認為有利與合理、能為羣衆自然而然地接受的一定步驟與各種可能形式，以發展農村中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私有財產基礎上）的變工合作（在變工合作運動中同樣地要發展競爭與競賽）；另一方面，要經過我們新民主主義政府對於廣大農民生產給以財政投資及經濟和技術的援助，這樣就使大多數努力生產的農民在從封建的壓迫解放出來之後，可能保持中農的地位，避免因受壟斷資本家的壓迫而重新陷於破產，並且會使他們的生產逐步向上。同時，我們的工業則可以利用農村因發展變工合作及提高技術而過剩出來的廣大勞動力，獲得廣大的工業後備軍。這種工業後備軍，也就會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因資本壓迫而破產出來或被排擠出來，並更成爲資本自由掠奪的對象的工業後備軍，有所區別。我們在土地改革後，一定要走上毛澤東同志指出的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道路，而決不能走資本主義國家的道路。無產階級的領導，保證我們走這樣的道路。但是，必須知道：要達到這種新民主主義的合理結果，決不是沒有困難，沒有鬥爭的，而是一定會有困難，一定會要進行必要的鬥爭，因爲還有不少的資本家和富農要走舊資本主義的道路；因此，一定要依

靠共產黨的正確而堅強的領導與廣大人民羣衆的積極努力，才可能步步克服舊資本主義的抵抗及可能遇到的各種困難。

然而，即使如上所述，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內，土地改革後農民中一定程度的階級分化，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農業上絕對平均主義的發展，仍然是不可能的。

中國工人階級領導農民與其他人民，進行土地改革，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這是農民解放的第一步。中國工人階級領導農民與其他人民，經過另一個階段的歷史鬥爭，實現社會主義，這是農民解放的第二步。社會主義不是依靠小生產可以建設起來的，而是必須依靠社會化的大生產，首先是工業的大生產來從事建設。只有社會主義才可能消滅一切的貧困，才可能最後來解放農民，才可能使階級逐步歸於消滅，但我們要達到社會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的工業和農業，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經濟一個時期的發展，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大量地發展公私近代化工業，製造大批供給農民使用的農業機器，並因此將農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轉變爲集體農場經濟之後，才有可能。沒有工業的大量發展，沒有大量的成千成萬的農業機器供給農民使用，並使農民有可能團結於集體農場之中，而要實行社會主義的農業，那只能是反動的幻想。帶有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們，想在孤立的單個小生產經濟的基礎上，採取絕對平均主義的辦法，來企圖實現社會主義，就正是這樣一種反動的幻想。其結果，決定不是什麼社會主義的農業，而將是社會生產力的破壞與倒退。

當然，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也不能使所有的人有生活上的完全劃一，這也和農業社會主義者的反動觀點完全不同。在社會主義社會（即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所能實現的原則，乃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在勞動中生產得更多更好的工人與農民，他們取得的報酬就必定較多，而生產得較差的，所得的報酬就一定較少。社會主義社會決不容許不勞而食，也決不容許偷懶的人與積極勞動的人取得同樣的報酬與

享受同樣的待遇。

只有經過長期的社會主義經濟的高度的發展，並使共產主義的制度得以建立起來後，就是在建立了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制度之後，社會上一切人們生活上的平等，才可能實現。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把歷史看成是生產發展的歷史，是生產人民的歷史。重複地說，平分封建的土地財產是從發展生產力這一個基本點出發的，是爲的把不事生產的、寄生的、腐朽的、反動的封建階級所霸佔的生產條件交給直接生產者，是爲的澈底消滅封建的生產關係，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生產關係，以利社會生產力的廣大的發展，而絕不是爲分配而分配。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一定份量的土地財產的貧農與僱農，此後必須努力生產，改善生產技術，進行生產的競賽，即依靠自己以及羣衆間變工互助的勞動，以提高自己的經濟情況，決不能還等什麼分配又分配，或又把希望寄托於救濟又救濟的民主政府。必須知道，如果自己的努力生產，廣大的發展生產力，即使按照農業社會主義的反動空想，採取冒險辦法，而把社會上一切階級一切階層的土地財產按絕對平均的方法分配，那也不會有多少東西可以長期佔用的。所得的結果，一定仍然是大批的陷於貧困。所以，一切共產黨員必須鞏固自己關於發展生產的觀點，而在土地改革中的一定場合以及土地改革之後，必須特別對於貧農和僱農，認真的進行發展生產的教育，同時也對於中農及其他人們進行發展生產的教育，並繼續實行對於提高生產的必要獎勵。特別在土地改革之後，進行提高生產的教育，與進行生產互助組織，以保障大多數農民都能生產起家，都能過富裕生活，這是共產黨員在農村中的根本任務。必須用這種提高生產的教育和發展生產的活動，以掃除農業社會主義的空想，並由此得以順利完成其他爲當前革命所必須的工作。

(二) 血腥的牯嶺

溫奇

最近，有些人在判斷大局時，表示了這樣的意見：他們認為，「和謠」傳說消逝以後，「今後是『和平』潛流與戰爭主流齊頭並進的時代」，這個意見，在某種角度上看來是正確的。但在作這一判斷時，這些人在兩個問題上沒有弄得明白，所以對今後的時局發展，得出了兩點錯誤的結論：第一個問題是，「蔣介石繼續蠻幹到底，可能是因為戰事不如七月的激烈，目前戰事進入整補階段，所以『和平』就變為潛流了」；這是一種不明瞭戰局實際發展的說法，也是不明瞭蔣介石反動政權實質的說法，這種說法很容易使人幻想戰爭再激化時『和平』的可能性。第二個問題是他們認為『和平成了潛流』，錯把那批偽裝的『反蔣和平運動派』看成是『被蔣壓迫，不得已而潛藏的反蔣人士』，因而忽視了這批偽裝份子正在加緊反人民的勾當，甚至幻想可以『爭取』他們，幻想『聯合』他們『化和平潛流為主流』。毫無疑問，這些民主運動中少數人的看法，是不符合實際情形發展的。下面，就是最近政局中的一些真實情形，足以說明這些看法的錯誤。

——記者

莫干山、廬山——這些美麗的恬靜的避暑勝地，如今完全被罪惡的血腥氣息所窒塞了。

事情需要從兩個月前說起。紐約先鋒論壇報的那篇社論，曾經引起了一陣『反蔣和平』的騷動。警惕這一個騷動，說服對於這一個騷動所引起的錯覺，原是必要的，但是，倘若對這個騷動引起幻想，那就太可笑了。因為，連蔣介石也明白，『美國還不能拋棄我們（蔣家）』。蔣介石在七月二十日曾召集了一次『特別會報』，當他聽到小蔣從上海帶回去的『若干民主政客對和平運動之期待』時，不禁呵呵大笑。他

對陳布雷說：『這些老糊塗真是越來越糊塗了』。在這次『特別會報』以後，蔣介石、宋美齡特地把陶希聖找到『官邸』中來，對他說：『我們（蔣家）已經對局勢有了正確的判斷了，美國在全世界亂，決不能丟開我們的戡亂事業。美國的某些意見，不過是『雙線佈置』，準備在將來繼續亂而已。至於在目前，還是要依靠我們的，離開我們，戡亂還有什麼把握呢？……老實說，我有足够的情報，美國的威脅我們，不過是乘機敲我們的竹槓，要我們多答應一些條件。關於這點，我是可以讓步的，但是，要我讓位却不行，而且美國也不會這樣辦。我還有三百萬軍隊，我要在秋天和冬天再作一個試驗』。

陶希聖根據這點意見，用無線電打字機打了電報給『駐紐約專員』張平羣。二十小時以後，張平羣的回電來了，電報中說：『所說各節均是實情，美國內部也正有一場爭論，勃里奇主張加強援華，魏德邁強調去年結論，但一致支持總統。在野方面，陳立夫先生的來尤有效果』。電報的最後一段說：『若總統能接受雙邊協定簽訂前美方關於供給戰略原料的擬議，勃里奇的方案即可通過』。

接到這個電報，蔣對陶希聖不斷點頭微笑。馬上，他一方面叫李惟果通知傅涇波：『戰略原料擬議可以考慮』。一方面就叫董顯光草擬『行政院長聲明』，蔣關照董顯光：『先寫英文的，再翻中文的，把英文的送到大使館。全文強調反蘇反共，用南斯拉夫問題解釋，間接說明：中國的反共事業，是與美國有密切關係的』。三個小時以後，蔣就下令『赴莫于山避暑』，並令『電訊人員攜帶無線電打字機隨行』。行前，他又打給張平羣一個電訊：『總統即赴莫于山等待美方反應，盼隨時以情形見報』。

清秀的莫干山，頓時被軍刀和無線電打字機的響聲所擾。蔣介石在這筆買賣有了頭緒後，又找來不少『經濟大員』，『商討經濟方案』，準備完成另一個掠奪人民的計劃，……四十八小時以後，張平羣的電報回來了：『對翁院長文告，美方極重視，國務院通知，一切如總統所希望者進行。』短短幾百個字的電報，又葬送了不知多少祖國的主權。

這一買賣既已完成，馬上『回駕南京』並且特地路過上海，要吳國楨、宣鐵吾這『兩位軍政長官共同合作，將上海作爲美援的模範區，以取得外人良好之觀感。』然後，又告訴幾個『和平革新』的健將：『我是絕對信任你們的，希望你們在今天以後，更加努力支持戡亂的事業』。

他回到南京以後，立即召開秘密的『高級軍事會議』；這個會議雖然主要是佈置江淮河漢間的戰事，但是對全局也有很大的關係，所以參加這一會議者，除了華中的蔣軍首腦以外，也有東北與華北蔣軍的首腦代表。蔣在這個會議的開幕致詞中，就直率地說：『這是一個應付共軍秋季大戰的會議。』他說：『美國與我們之間的談判，最近已告了一個段落，我們的讓步很多（指出賣主權），但美國已經給了我們很大的保證，答應給我們更多的軍火了。……現在的問題，就是究竟我們不能在秋季打幾場勝仗？假如我們繼續像以往那樣，老實說，大家都是很危險的。假如我們能在秋季以至冬天抵得住「共匪」的攻擊，美國就更加信任我們，就能够給我們更大的幫助。今天，是一個有決定性的關頭。……但是，一接觸實際的問題，『打勝仗』的希望就又渺茫了。參加這一會議的『將領』，誠然有許多是如同康澤那樣的死頑固，但更多的在會議上提出了士氣，兵力以及對方力量增長的問題，把蔣介石氣得半死。可是問題還沒有完，在檢討黃泛區戰局時，大家又一致指斥『御林軍』邱清泉『貽誤戎機』。據說這支被蔣譽爲『世界第一流』的機械化部隊，在黃泛區作戰時被解放軍阻擊於杞縣地區，一天只能走四里路，坐着區兵團被『吃』去。這場檢討，與其說是對邱清泉，還不如說間接批評蔣；蔣明知這個道理，可是事實如此，也沒有辦法，只得再一次向『美國路線』的杜聿明妥洽（在黃泛區作戰時，已奉巴大維的命令，請杜聿明協同指揮第五軍，實際上已折弱了邱清泉一半的指揮權），在會上正式宣佈將邱清泉『撤職查辦』。……這樣，這個會議就變成美蔣雙方在軍事指揮權上互助調整關係的會議了，在這個會議上，更一次出賣了軍隊的指揮權。杜聿明得到這樣的結果，不禁心花怒放，連夜向巴大維報告，第二天在會上宣佈：『蔣總統這種大

公無私的態度，實在是提高作戰效率的必要前提，從此以後，我們大家必須更進一步團結，在總統的指示下，加緊戡亂。

美國既然在政治、經濟與軍事上獲得蔣的讓步，得到更進一步侵略中國的實惠，自然心滿意足，魏德邁不久就去看張平羣，說是『美方已警告李宗仁等革新派，不得輕舉妄動，以免損害戡亂事業』。與此同時，即一張兩個月前發表『主張蔣介石讓位』社論的先鋒論壇報，也發表了『蔣總統大有可爲，只要容納革新派就可以戡亂勝利』的社論。據張平羣說，『這就是美國對華政策辯論的總結，美國答應加強支持總統，但必須總統也給革新派以試驗的機會』。但是，張平羣把最重要的一點漏去了，就是這一個結果，是以許多政治、經濟、軍事的主權換來的。

蔣介石對於這樣的一個結果，也許是『滿意』的，但却是更暴燥了。當他結束了軍事會議，接受吳鐵城之請，參加國民黨中政會以前，在『官邸』裏大大發了一通脾氣，他看到李惟果坐在沙發上抽香煙，不禁借題發揮，破口大罵：『看國家（蔣朝）都快要亡了，你們——還要吃香煙！』李惟果給他罵得面紅耳赤，只好一聲不響地跟他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大禮堂去聽『訓話』。蔣在訓話中，又先把『不知禮義廉恥，不注意清潔』的人們罵一頓，什麼『國家快要亡了，還不注意清潔』等等。然後話題一轉：『諸位同志應當信任我，我用盡一切方法取得盟邦的絕對支持。我們一定要在這三個月裏扭轉局勢，才能奠定最後勝利的基礎』。他說：『從此以後，盟邦與我們是更一致努力戡亂了，我希望大家團結一心，今後不要再談和平革新運動，這個運動，在今天絕對沒有基礎的』。他說話以後，就飛到牯嶺去了。同一天，劉不同，方秋葦，周一志以及李宗仁在南京的主要智囊黃紹雄，都接到美國大使館的請柬，據黃紹雄說：『傳溼波勸我們，對於和平革新運動，要慢慢地有步驟地進行，不能性急，尤其在秋季大戰期間，更須慎重』。劉不同有些感到不滿，他說：『美國的交通是不大好打的，從前催大家努力自由主義運動，今天却又加緊打

仗，勸我們慢慢攪了」。與劉不同同事的一位教授，不禁莞爾而笑：『美國在中國有兩條線，互相牽制，互相配合，真是得心應手』。

現在，無線電打字機與軍力的聲響，又籠罩在恬靜的牯嶺了。白吉爾與司徒都到了牯嶺，張羣已經不再否認『即將赴日』，蔣介石與美國間的新買賣將在牯嶺作最後的簽字。而所謂『和平革新』的聲浪，的確是在各個角落裏消沉下去了。那些『和平革新』運動者，那些『反蔣和平』主義者，在這種新買賣完成以後，在接到他們主人的通知以後，就收起了『和平革新』的狗皮膏藥，轉而『團結一致，支持大總統的秋季作戰』了。李宗仁在北平大闢其謠，口口聲聲『必須加強戡亂』。劉不同，倪青原在南京大寫文章，『和平革新已變爲潛流，目前是如何減少人民痛苦的問題』。傅作義在北平舉行記者招待會，禁止『再作和謠之記載』，而全力準備迎接聶榮臻將軍的新攻勢。南京的『黨政革新會議』突然無聲無臭。上海一張『革新』最烈的三青團吳紹澍機關報『正言報』，也從『黨的革新』轉到『要求公佈黨的財產』上面，轉到『秋季大戰揭幕，和平革新問題只好暫時收起』了。另一張『大眾晚報』，說得尤其明白，它說：『翁內閣既不能實現和平，就是如何加速戡亂勝利了』。周一志的『再造』大談什麼『人民路線』，強調『國民黨進步傳統，實現三民主義』。跟在這些報紙雜誌後面的民社黨『再生』週刊，則將『和謠』比作『憤田三原則』，高呼『戡亂』！

這樣說來，現在的確是一個『和平革新』變成潛流而戰爭爲主流的時代』。那批『和平革新』的叫囂者，一看到他們的主子跟老頭子打好交道，一看到蔣介石還要『再試半年』，就把『進步』的頸子縮回去了，而且執行着他們主子的訓示：『今天加緊戡亂，明天伺機再作『和平革新』活動』。……這難道不是一課偉大的教育嗎？『和平革新』派的受美國操縱，『和平革新』派的反人民本質，『和平革新』派的毒辣陰謀……都在上面許多鐵的事實裏說明了。從這些鐵的事實中，我們可以知道，美蔣正在如何兇狠地

侵擾中國，而『和平革新』派正是美國放在中國的『更惡毒的幫兇』，它是美國壓迫蔣介石與向中國人民進攻的『一石二鳥』的石子。所謂『和平革新』變成潛流』，不過是這些『和平革新』派預先放出的一着棋子，作爲向人民進攻的另一個跳板。一切真正熱心民主事業的朋友們，警惕這一陰謀，不要幻想『化潛流爲主流』吧。中國民主事業的勝利，只有人民的進軍，堅決的進軍，勝利的進軍。

(一九四八，八，十五夜)

(三) 牯嶺壓下了「革新」

溫奇

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三年度，將是一個爭取有決定意義勝利的年頭。——這個真理，不僅新華社的社論已經明白地指出了。就是南京的反動派，也已經逐漸看到他們自己在接近崩潰。近幾年來，始終追隨於蔣介石左右的吳鼎昌，最近在北極閣「官邸」吃醉了酒，酒後說出了真話：「我們（蔣朝）的氣數快盡了，過去的兩年，一切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今後的一年，是決定的一年了」。但是，吳鼎昌這個「失言」，還算是「樂觀」的；對於人民的「決定性鬥爭」，反動派的頭子們已經漸感到沉重之威脅了，許多人的談話中，所用的字眼並不是「一年」，而是「三個月」：白崇禧在「病榻」上對何應欽說，「用不到看一年的變化秋天的三個月就可以分曉」，他的意思是「如果秋季能阻止住共方的攻勢，還可以拖下去再說，否則連拖下去也是困難的了」。蔣介石在牯嶺對白吉爾說，「讓我再試三個月到半年，就可以確定一切了」。甚至，俞大維對傅涇波也是這麼說：「秋天的三個月，會看出許多問題的答案來」。

當然，中國人民始終沒有忘記過應當克服的困難，中國人民並不能根據這些話就認爲三兩個月解決中國的整個問題。但是毫無疑問，在過去兩年所創造出來的勝利基礎上，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三年度，將是對

全局具有決定意義的。中國人民已經準備好，準備執行新華社社論中的五大任務，向南京的反動派進行勝利的攻擊。在這個重大關頭，南京的反動派已經看到局勢的嚴重，要想在今後的幾個月中拖延這個決定性的打擊，拖延自己由崩潰的邊緣墮入崩潰。正是因此，從「石頭城上的『和平』迷霧」而至「血腥的莫干山與牯嶺」，那些「破船上的海盜們」，正想盡各種方法，企圖作最後的掙扎。直到最近，這些最後掙扎的辦法，大體已經確定，有的而且開始實施。趁此時機，我們來考查一下南京的政治動態，該是十分必要的。

在崩潰邊緣上的南京，正在作垂死的掙扎，這種掙扎的主要特點，就是在政治上完全破產，完全撕下「民主」的面具，趨向更加瘋狂的反動，趨向更加殘暴的法西斯。

跟一切好心地期待反動派「少作一些罪孽」的人們底預料相反，從牯嶺會議以後，反動派已經下了更加反動的決心。在牯嶺會議以前，由於美蔣之間還有一些技術的矛盾需要解決，所以美國會或多或少支持一些「反蔣」的反動派，到了牯嶺會議美蔣買賣完成以後，司徒雷登就在「官邸」東邀一百五十餘位「反對派份子」，傳達牯嶺會議的決定：「從此以後，大家必須更加精誠團結，求取會後三個月秋季決戰的勝利。至於和平改革問題，則宜緩緩進行，以便將來相機提出」。蔣介石在白吉爾與司徒的保證之下，急令陳布雷電召二十三個「政要」上山，其中包括張君勱之流，這時，蔣在牯嶺已住了一個多禮拜，長江的水災把牯嶺的氣候弄得比往年更要涼爽，買賣的完成也使蔣在南京時的急躁脾氣稍稍平復，他對這些「政要」們說：「我跟美方的全權代表（指白吉爾）已經詳細討論過戡亂戰爭的前途，你們應當相信美方與我們之間的完全一致。經過種種折衝（按指大買賣）以後，美方已經提供保證，完全支持我們（蔣家），所以從今以後，我們應當放手做去，再也不必研究戡亂到底以外的辦法，我們應當要有最大的決心，在前方擋住共方的秋季攻勢，在後方擋住一切動亂」。——這就是此次大恐怖的根本。

美國方面很快批准了蔣介石的這一恐怖計劃，一切與官方有關的美國報紙，在評論中不再注意什麼「革新派的力量」了，張平羣拍到牯嶺的報告中說：「白吉爾離牯以後，美國官方與半官方一致滿意，美國內部關於中國外交問題的政策大辯論已告一段落，梵德頃來書面通告：美國當局對於晏陽初參加政府工作，認為即是中國政府已臻美國初步希望的代表。」蔣介石接到這個報告，快樂得急忙偕「夫人」冒雨野遊。陳立夫也奉到命令即刻由歐返美，他給牯嶺的電報中說：「此行已收穫極大成果」。急得在南京的李宗仁智囊黃紹雄一天之中打了三次電話給傅溼波，傅溼波半陰半陽的回答黃紹雄說：「不要性急罷，將來還是要借重李先生的。但是現在，我們的意見却更加必需的一致呵」。傅溼波還說：「傅斯年先生從華盛頓回來了，他帶回來華盛頓的許多意見，華盛頓正在盼望中國能抵得住這次秋季的緊張形勢呢」。……美國反動派的薄弱，脆弱，沒有辦法，完全在這些對話之中暴露出來了。他們經過兩年多的醞釀、組織、宣傳，還是找不出一個可以代替蔣介石的「有效率」的反動派頭子。他們夢想經過「和平改革」運動，能找出一個比現在政權帶有欺騙性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代表來，執行蔣介石所難以勝任的任務，可是找不出來。現在，爲了拖延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在中國的瀕於崩潰，還是不能不寄希望於那個早就腐爛發臭不堪應用的工具，夢想在這個工具的瘋狂掙扎中，還能拖延一些崩潰的時日。

美國反動派的脆弱無能既是如此，中國反動派的脆弱無能也是一樣。蔣介石所選擇的垂死掙扎的辦法，是把他過去的一切政治欺騙的外衣完全撕破了。當蔣介石從牯嶺飛回南京的當天，一些不了解時局真相的御用哈叭兒們還在大叫「革新民主」，甚至曹聚仁爲前線日報所寫的「專電」中還說「總統即將出洋，由李副總統代理政務，全國將有民主性的大改革」。可是，就在這時，蔣介石在北極閣宋子文「官邸」正舉行一個重要會談，參加者大部是未曾參與牯嶺「聽訓」的「政要」，如李宗仁之流。蔣在談話之前呷了三四杯濃茶，裝出不得已的樣子說：「我何嘗不知道民主改革比現在好，但是，諸位要懂得，共產

黨是一個兇狠的敵人，他比日本人還要厲害，不是我們容易打勝它的，假如我們現在還要照合理合法去做，我們就要失敗了。「治亂世，用重典」，我們大家要更團結一致，在政治、經濟、軍事上跟共產黨打總體戰，在這個時候，人民當然要受損失，就是社會上有名望的人也要受些損失，但我們只好硬下頭皮去幹了」。到會者自然一致贊成，李宗仁也「解釋」了幾句，說是「德鄰早就主張總體戰」云云，一套大恐怖的法西斯措施就開始執行了。

比較清醒一些的人，是懂得這些話的意義的。一個參加北極閣會談的蔣記「部長」，跨下北極閣的石級時，看着夕陽殘照西風裏的石頭城，不禁感到無限的悵惘了，他對他的妻子說：「殘照西風白下門，我們的國家已經趨向更緊張的階段了，憲法公佈還不到一年，可是連憲法也不能用了，今後的一切，將聽命於憲法中的臨時條款，它要大家緘默、服從，以全部的人力物力來作決定性的戰鬥，集權代替了僅有的民主。中國已經從軍政、訓政、憲政時期而進到第四時期——臨時條款的時期了。」他的說話中的「國家」，實際上就是「國民黨」，當這個政權連「國民黨的軍政、訓政、憲政和民主」都不敢應用，而要依靠「臨時條款」來作垂死的掙扎，它的脆弱與無能，也就可想而知了。（一九四八，八，卅，南京）

(四) 華北大學抗議「七五」大慘案通電

中國學聯，文化團體，教育團體及科學團體：

「七五」大慘案最充分最典型地表現了蔣××反動集團如何在美帝國主義的指使和支持下，掛着民主憲政的羊頭，賣着血腥的法西斯恐怖統治的狗肉。歷史昭示人們：任何反動統治者對人民大眾的兇殘鎮壓，都只能表現其統治瀕於覆滅的邊緣。二十二年前的「三、一八」慘案是一年以後北洋軍閥總崩潰的預

告，「七五」大慘案也正是預告蔣××集團的迅速敗亡。今天中國已經有了一萬萬六千萬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勤勤懇懇和奮不顧身地進行着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建設。和蔣管區相反，解放區的青年學生和文化教育界同志，不但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而且人人有書可讀，有書可教。成千成萬的蔣管區學生，曾經和正在湧入解放區，他們由民主政府（此處有若干字模糊不清）保證其足衣足食；同時由於解放區各項建設的猛烈開展，又保證他們在學習終了以後，人人有工作，人人有職業。我們熱烈地歡迎大批青年同學和文化教育界科學界的同人來到解放區，參加教、學和各項建設工作。華北大學的門，是爲你們開着的。我們首先向你們伸出親切的同胞兄弟姊妹之手。

華北大學全體師生

七月八日

補白：

八月初的某日在「總統」官邸，座上除主人外唯貴賓司徒和中國秘書傅××，對話在沉重緩滯的空氣中進行：

「你看，把國民黨分成兩個如何呢？一個進步的左派，一個右派？」主人說。

「要看你自己是站在那一邊呢？」貴賓問。

主人楞了一下之後反問道：

「你以爲呢？」

「我以爲兩個都不要，脫離黨的地位，高高在上，作一個名符其實的總統。」

話不投機，將話題轉到裝備北方軍閥和李××的問題，主人本來想「訓」一頓「過了火」的劉不同，但從談話中知道了劉的主意就是司徒的主意，也就打消了「訓」意。

——任晦之：官場秘語